

DONG TIAO YING JI

东条英机

彭小军、郑文星、郑洪涛编著

外国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东条英机

彭小军 郑文星 郑洪涛 编著

目 录

一	家世传统.....	(1)
二	童年生活.....	(5)
三	军校成长.....	(8)
四	侵华罪孽	(15)
五	对苏挑衅	(25)
六	航空总监	(31)
七	推行南进	(33)
八	担当首相	(45)
九	攻击美英	(52)
十	危机初现	(60)
十一	战场溃败	(68)
十二	政府危机	(75)
十三	引咎辞职	(82)
十四	末日黄昏	(89)

一 家世传统

东条英机 1884 年 12 月 30 日生于日本东京岩手地区的青山区。

1884 年也就是日本的明治 17 年。明治天皇是日本近代史上的最著名的历史人物，他从 19 世纪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大力推行明治维新改革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旧的封建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振兴工商业，实行门户开放，与外国通商，使明治时代成为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转折点。明治维新运动实际上推翻了保守反动的德川幕府封建政权，建立了地主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并有意识地积极推行扫除封建障碍、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可说是日本近代史上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但是这场资产阶级革命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却并不彻底，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并未实行开来，而整个日本社会中，浓厚的封建思想意识依然普遍地存在着，为日本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温床。

东条英机的祖籍是江户（即后来的东京），其祖父东条锭之助擅长能乐（系起源于日本镰仓时代的武士音乐），曾受日本南部盛冈藩主的召请当能乐教师，从此举家由江户迁居到岩手县盛冈市新庄鹿岛下。因为是在将军家执教，所以家境起初还算宽裕。但随着明治维新的到来，东条家族同其它许许多多的士族一样，失去了往日的俸禄，家境状况发生了变

化。此时，东条英机的父亲东条英教，正好 16 岁。

这一年正是明治政府颁发征兵令的那一年。新政府成立后，于明治 2 年（即 1869 年）在京都创立了兵学寮，实际就是军事学校，专门培养士官生的。后来兵学寮由京都迁到了大阪，编制内有一个教导队，是培养下级军士的。不过这个教导队没过多久便迁到了东京，并改称教导团。它也就是日本陆军户山学校的前身。

失去士族优越环境的东条英教，试图寻找新的发展机会。他告别了家人，离开盛冈，来到东京，加入了陆军教导团。1876 年，东条英教从陆军教导团学习毕业，被分配到小仓第 14 联队，中士军衔，从此开始了其真正的军旅生涯。1877 年 2 月，以西乡隆盛为首的封建武士在日本的鹿儿岛发动了反对明治天皇的叛乱，日本近代史上的西南战争爆发了。东条英教随小仓第 14 联队一起，参加了明治政府军队对西南叛乱的镇压，经历了植木、田原等地激战，积累了作战经验，也显示了自己的指挥能力。西南战争总共只打了 7 个多月，叛乱终于被平息下去，自此明治政府彻底打垮了封建武士势力，排除了封建武士叛乱颠覆的可能性。

明治 11 年（即 1878 年），东条英教被授予少尉军衔。当时正值日本陆军体制的变化，原来属于陆军省的参谋局被独立出来，成为军政之外的直属天皇管制的特别军事机关——参谋本部。东条英教少尉以其在西南战争中的出色表现得到参谋本部的赏识，被调回东京，作为未来参谋军官培养。

日本陆军过去采用的是法国式的训练方法，后来用德国陆军的训练方法取而代之。明治 16 年（即 1883 年），日本陆

军大学创立，从德国参谋本部招聘了一位少校亚克布·麦克尔，作为陆军大学的战术教官。此人对日本陆军体制的改革、军事训练方法的变化等都起到了重大的影响，在日本陆军部内得到很高的赞誉，是一位颇具军事才学的军人。东条英教因受到当时任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的川上操六的赏识，被送入陆军大学作为第一期的学生，有幸成为麦克尔教官的得意门生。第一期学生共 10 名，学习 3 年，于 1885 年毕业，东条英教成绩第一。实际上，这 10 名毕业生，后来除了两人在任少校时战死外，其余 8 人有两人成为大将，5 人成为中将，1 人成为少将。其中东条英教最后所授的是中将军衔。

从陆军大学毕业后，东条英教被派到德国留学了 3 年，专门学习战术学，明治 24 年（即 1891 年）学成回国时，他已成为战术专家，著有《德国陆军野外勤务令》，同时晋升少校军衔，整日忙于在参谋本部和大学教官的工作。

明治 27 年（即 1894 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和朝鲜的甲午战争。东条英教中校作为在本营的高级参谋到了广岛，辅佐当时已任日军参谋总长的川上操六大将，直接参与指挥了日军在甲午战争中的作战行动。他曾提出建议，将许多商船加以改造、武装，作为军舰使用，从而大大增加了日本海军所拥有舰艇的总吨位。日本海军在半岛海战中对中国北洋舰队不宣而战后，东条英教又协助川上操六大将一面休整侵朝陆军部队，一面加快对海军舰队的改编，准备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黄海海战，中国北洋舰队英勇奋战，使日本海军舰队受到重创。但由于清政府李鸿章是坚持“以保船制敌为要”，一味采用躲避的方针，将北洋舰队关入威海卫港，力图

保存自己的势力，等待战争结束。此举大大助长了日本参谋本部的侵略气焰。东条英教所在的日本大本营，一方面派第一军渡过鸭绿江，侵入中国的辽宁腹地；另一方面又派第二军自花园口登陆，去侵占金川，进而攻占大连湾和旅顺口。1895年1月，日本大本营命日军陆海两路齐头并进，围攻威海卫，终使北洋水师于刘公岛全军覆没，腐败的清政府派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之后，东条英教开始在日本陆军中声名显赫，并以“智将”之名闻名海外，被日军誉为“日本陆军的天才”。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东条英教以步兵第八旅团长的职务参加了征战，为日本击败沙俄从而取代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支配地位立下汗马功劳。可想而知，东条英教也曾对中国人民犯下过深重的罪行。正当他准备再立显赫战功的时候，不料得了脚疾，被送回后方休养，不久回国了。回国后又因日本军阀内部派系斗争，东条英教与当时的陆军大臣、长州军阀的巨头寺内大将关系不合，以中将军衔退出了现役。晚年专心致力于战术学的研究，著有《战术麓之尘》，被日本人称为“日本陆军的宝典”，号称是日本陆军部内屈指可数的战术专家。

由此可知，东条英机的家世传统是武士世家，其父东条英教自青少年时期便入伍，从下级军官做起，由于军事才能的突出，深受赏识，经不断的学习深造和战争实践，终于成为日本陆军的战术专家，著名的军事将领。这些势必给东条英机日后在日本陆军的显赫地位等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

二 童年生活

东条英教从小仓调到东京前后，同万德寺住持的女儿德永千岁小姐结了婚。婚后，先生有长子和次子，都不幸夭折了。明治 17 年（1884 年）12 月 30 日又生了第三个儿子，即东条英机，后来也就被当作长子对待。

当时东条英教一家住在东京的四谷区须贺町。东条英机长到入学年龄后，即进入当地的青山小学读书。童年时的东条英机就是一个非常顽皮的孩子，学习很不用功，打架却很出名。他个头不高，但性格特别倔强，从不服输，争强好胜，甚至敢和比他年级高得多的学生打架，同学们于是给他起个绰号，叫“打架王东条”。

东条英教见儿子过于顽皮，便在东条英机长到七八岁时开始对其严加管教。东条英机的母亲虽然忙于照顾接连出生的东条英机的弟弟、妹妹，却也没忘了对他的管教。也许是家教太严，东条英机在家里受到压抑，到了学校与同学们在一起时，便去找发泄的机会，打架自然成了少年东条英机的渲泄办法之一，尽管这一方式是在自觉不自觉当中完成的。

小学时的东条英机玩心很大，经常有玩起来顾不上吃晚饭的时候。有一回，早晨父亲吩咐东条英机除掉庭院内丛生的杂草，可他一直玩到天快黑了，肚子饿了才回家，早把拔草的事忘得个一干二净。回家后被父亲狠狠地训叱了一顿，直

到干完活才吃上饭。为此，东条英教给儿子做出了规定：吩咐他去做的事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否则决不放过。

后来，东条一家从四谷须贺町搬到了南丰岛郡大久保村，东条英机也随之转入了当地的贵族学校——学习院读书。当时学习院的学生多数是贵族子弟，生活上非常奢华，互相攀比，上学下学都用人力车接送，并在专门的食堂吃饭。东条英教认为这样的奢华，是无益于孩子的，应当培养孩子的吃苦耐劳精神。他对东条英机说：“我们小时候在私塾上学，每天都是脚穿草鞋走路去的，所以，决不允许坐车上下学。”并规定东条英机每天拎着自家的木头饭盒，带上中午吃的盒饭，从西大久保走到学习院去上学。这在那些贵族子弟学生看来，简直是不可理解的。他们自然不会想到，这正是东条英教教子严格的重要一面。

东条英教之所以这样做，也是为了让东条英机能够继承武士家族的传统，特别是武士道的精神。为此，他专门为东条英机聘请了教师日比野雷风氏，向东条英机传授“神刀流剑舞”，养成他“杀身成仁”的精神。东条英机对这套剑舞特别感兴趣，很快就学会了，而且一有机会就拿出来表演，甚至在他后来当上将军之后也没忘了这一手，用来显示其所谓的“虎威”精神。

东条英机在学习院小学部学习期间，玩心大和爱打架的毛病一点儿没改，惹事之后，他母亲曾不止一次地被叫到学校去。父母亲对这样一个顽皮的儿子真是伤透了脑筋，一心希望东条英机小学毕业后升入中学，会改掉身上的坏毛病。可谁知道，东条英机从学习院小学部毕业后，于明治30年（1897

年)升入当时位于饭田桥附近的城北中学,虽说年龄长大了些,已是初中学生了,可仍然是个爱胡闹的孩子,总是将功课丢到脑后,常在外边打架。有一次他和大孩子打架,被别人饱打了一顿,按在地上,勒着脖子,痛得直流眼泪,可愣是不说一个“服”字,对手倒不得不承认“真服了他了”。城北中学的校长深井鉴一郎对东条英机的评价是:“……说起来东条君是属于好打架一伙的,要论成绩,是排不到前一二名的。可论爱打架和不服输这一点,他可确实在全校数第一……”

作为军人,东条英教对儿子的管教是十分严厉的。应当说,总爱淘气惹事的东条英机,在淘气之后,总是不大敢到父亲跟前去,他有那么点怕父亲。东条英机的母亲是九州小仓人,性格朴实而严谨,在东条英教忙于军务无暇顾及家庭和孩子时,她独自一人承担了照顾孩子、管教孩子的责任,生活上历尽艰辛。这一点对东条英机的吃苦上进精神有不小的影响。

东条英机在城北中学实际上只学习了两年半。在这两年半里,与他同过学的还有后来日本军界的两位比较有名的人物,一位是土肥原贤二,另一位是高桥三吉。

由于父亲东条英教对他的影响,东条英机此时已充满了对军营的向往,他希望自己也能像父亲年青时代那样,进入军校学习。

三 军校成长

明治 32 年（即 1899 年）9 月，16 岁的东条英机总算实现了自己的夙愿，进入东京地方陆军幼年学校学习。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政府大肆扩张军备，推行少年军事教育，在全国各地组建了一些地方军校，东京地方陆军学校就是其中之一。其余的五个，分别设在仙台、名古屋、大阪、广岛和熊本。每个学校规模都一样，各招收 50 名学生，学制统一为三年，学生毕业后方可升入陆军中央幼年学校。这种做法也许是为了培训更多的军事指挥人员，甚至不惜将军事教育与一般教育完全割裂。

东条英机从此真正穿上了军装。可整洁的军装，起初也并没有对他过去所具有的顽皮好斗性格有多大约束。他依然如在城北中学时那样，身材虽然矮小，可打起架来却敢和别人玩命，“打架王东条”的绰号在东京地方陆军幼年学校，仍很著名，让许多同学感到害怕。

入学后的第一年里，东条英机学习不太努力，一些他兴趣不大的课程，便应付了事，比如图画课，他认为军人练习绘图没什么用处，上课时便很不用心，作业一塌糊涂，受到教官的严厉斥责，成绩也不好。后来他当军官，作战演习时时常要画些地图或草图，就十分的吃力，才意识到，不论哪门功课，都必定是需要的，不可以个人的兴趣，喜好偏废某

些课程。据说在他升入二年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促成了他学习态度上的根本改变。有一天，好斗的东条英机与七八个同学发生冲突，以一人之力，自是寡不敌众，结果他被痛打了一通，狼狈极了。别人揍完他扬长而去，他则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心想：“力气再大，我一个人也只能对付一个敌人。要想战胜众多的敌人，还得靠学问。”从此他一改过去不专心学习的习惯，开始认认真真地用起功来了。周围的同学都发现他变了，变得不太爱和那些好玩的伙伴们在一起玩儿了，而且有那么一种一心一意刻苦用功的劲头。东条英机当时的一位同学桥次郎，后来授中将军衔，他回忆道：“在同学当中有那么七八个欺侮低年级学生或干活偷懒不认真的学生，我们管他们叫‘闹事党’——这帮人对突然认真起来的东条进行了迫害，故意找他的碴儿，寻衅殴打他。可东条无论处境多么困难，也决不求助于别人，自始至终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去与他们拼。正是凭着坚强的信念、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东条终于战胜了那帮‘闹事党’。东条英机在17岁时发生的这一巨大转变，可说是给同期的同学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地方陆军幼年学校的生活完全是按正规军队来进行的。这里的学生，相当于中学的一二年级，可训练方法与军队一样。每天早晨5点起床，晚上9点熄灯，一天16个小时安排得井然有序。起床、点名、开饭都吹军号，上午上课学文化，午后是“训育”课，包括军事教练、体操、军事科学、游戏、柔道和剑术等等。学生伙食像军队一样，是限量的，经常搞徒步行军、手旗信号演习等。

东条英机在东京地方陆军幼年学校的三年里，对军事教练课、柔道和剑术课特别感兴趣，练习起来，也比别的同学要热心、专一得多。

明治 35 年（即 1902 年）9 月 1 日。19 岁的东条英机自东京地方陆军幼年学校毕业，顺利升入东京陆军中央幼年学校。

由于受到明治 33 年中国义和团运动的影响，日本政府对幼年军校采取了战时教育方针。所以中央幼年学校的教育训练也变得更加严格和紧张了。每天从早到晚，300 名学生要不停地进行正式军事训练、实弹射击、马术训练、作战兵学课等。为的是培训出更多的军官，为扩大对中国的入侵规模作准备。

为此，每一位中央幼年学校的学生，都受到超负荷的训练。最令东条英机难忘的，是一次 4 月初进行的远距离野营拉练演习。当时学生们从东京坐火车到小田原，然后下车，开始徒步行军，经过箱根到沼津，从沼津又到御殿场，连续的强行军。之后在富士山山脚下的原野进行野外作战演习，演习完毕从御殿场乘火车返回东京。

东条英机在东京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学习了一年半左右，加上他前面在东京地方陆军幼年学校的时间，一共约四年半。在这四年半里，他受到许多曾为天皇东征西杀、横行侵略、以身殉国或“荣立战功”的武士道军人的影响，他以他们为自己学习的榜样，也梦想着将来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忠于天皇的合格军官，在战争中勇猛冲杀，视死如归，为日本征战建立功勋，以报效帝国。

1904年2月，爆发了举世震惊的日俄战争。这场战争直接关系到日本的兴亡。日本为此举国上下全面总动员，更加快了扩军备战的步伐。因而对军事院校教育的重视程度也增加了。也正是赶上这一机会，当年的5月，东条英机便按临时实行的短期修业制，提前从东京陆军中央幼年学校毕业。如果按照以往的正常情况必须在从中央幼年学校毕业后先当半年左右的随队候补生，然后才能升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一年，毕业后再当半年的见习军官，才能授少尉军衔。可正由于日俄战争的缘故，东条英机这一期中央幼年学校学生5月毕业，6月便顺利地直接升入了陆军士官学校，作为第十七期陆军士官学校学生。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前身是1868年8月成立的京都学校。京都学校建校的初衷缘于明治政府的“强兵为富国之本”国策，起初完全是一个贵族子弟的学校。明治政府认为，统兵打仗的将校，必须先在校学习、培训，然后再到战场上去最后练成。所以明治政府对陆军士官学校特别重视，并首先聘请了法国陆军教官团15人执教，后来又聘请了德国少校麦克尔担任军事教官，传授德式军事训练体制。终于，陆军士官学校的名气越来越大，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培养将军的摇篮。一战和二战时大多数的日军将校，都毕业于该校。中国的旧军阀如蒋介石、孙传芳、唐继尧、阎锡山等人，也都先后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过。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特别强调忠君思想是军人精神之根本。学校实行的是一种奴性化的教育，即“皇军”不过是“天皇陛下”任意驱使的兽群。学校积极向学生灌输军国主义

毒素，培养学生的武士道精神。士官生在这里受到的是更为严格的训练，比如身着重装在烈日下操练，穿着很薄的衣服伫立于寒风刺骨的夜里等等。

东条英机在士官学校学习期间，以日俄战争中被捧为“圣将”的乃木西典作为榜样，决心成为乃木式的将军，东征西杀，指挥千军万马，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建立“功勋”。乃木希典，是日俄战争时日本陆军第三军司令官，他极力强迫士兵在战争中实施“肉弹”攻击，不惜以无数士兵的鲜血和白骨，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侵略铺路。这种“肉弹攻击法”体现了明治政府提倡的武士道军人不以生命为重的思想，被吹嘘为武士道的“大和魂”，东条英机所信奉的、推崇的，正是这样的所谓“精神”。尽管当时尚未毕业，但他却心急如火，想早日离开学校，立刻奔赴战场。战时士官学校的训练任务比较重，这也没有丝毫减少他对日俄战场战况的兴趣，几乎每天他都要大量地阅读各种报刊对战况的报道。

明治 38 年（1905 年）4 月 21 日，在士官学校的紧张的军事、政治学习训练总算结束了，东条英机与其余的 300 多名同学一样，被提前授予陆军步兵少尉军衔。在离开士官学校之前，东条英机和班上同学一起，参观了皇宫振天府，他此时已发誓：“要为天皇而死，要作天皇陛下的御盾，在满洲的土地上粉身碎骨心甘情愿！”

360 余名士官学校毕业生，由于毕业时奉天战役已告结束，日俄战争已近尾声，所以大部分授少尉衔后被分配到日本国内各地的预备部队。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被派往日俄战争前线，东条英机是其中的一个。当时他被分配到近卫步

兵第三联队，不久即跟随新组建的第 15 师团开赴满洲。当时其父亲东条英教正在满洲担任姬路旅团长。不过东条英机到满洲后，只是做为守备队队员，做后方勤务，没得到参加战斗的机会，便随着日俄战争中日军的胜利，而返回了日本。但他从此也加深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认识，意识到满洲地区乃至整个中国，都是日本侵略利益之所在。这些为他当权后极力推行侵略中国的政策奠定了认识基础。

回国后，东条英机仍在近卫步兵第三联队服役，并被提升为中尉。在他 26 岁时，与胜子结了婚。东条英机认为，人不是生来就有优劣之分的，决定优劣的是人后天的努力。他自认为脑子笨，不用功就不能出息，所以下班回家，晚上都要读书。每年订好一年的读书计划，每天按照计划去实行。日积月累，东条英机的军政素质，自然有了提高。后来，经过东条英教的朋友推荐，东条英机被送到陆军大学学习，时间是 1911 年。1915 年，经过 4 年的学习，东条英机成为日本陆军大学第二十七届毕业生，当时他已 32 岁。

自陆军大学毕业后，东条英机暂时在陆军士官学校任中队长，过了大约一年半时间，于 1916 年 8 月，调到陆军省副官部当副官，在这段时间里，他以处理事务稳妥而敏捷，给陆军部的人留下较深的印象。在他看来，处理事务也要以战斗精神来对待，应摒弃陈规陋习，严格区分事务的轻重缓急，避免错误的判断。

大正 8 年（即 1919 年）8 月，东条英机被派往瑞士和德国。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的失败而告结束。东条英机以研究员的身份，先赴瑞士，后赴德国，重点研究了以德国

为中心的欧洲的形势。期间他对国家总动员的基础研究很感兴趣，与当时驻德武官、总体战系统理论研究专家永田少校关系密切。

大正 10 年（1921 年）11 月底，已授陆军步兵少校军衔一年的东条英机被从欧洲召回日本，担任日军参谋本部部员兼陆军大学教官，以陆军大学的军事教学任务为主。第二年，正赶上由山梨将军大臣时期就开始实施的宇垣的裁减军备，日军为加速实现现代化、机械化而裁减兵员，同时也大幅度裁减为未来战争培训指挥官的士官学校学员名额，东条英机为此大为不满，认为这对未来战争的准备是极为不利的。

大正 13 年（1924 年），东条英机授陆军步兵中校军衔。两年后的三月，升任陆军部军务局的高级科员，从此他在日本陆军内的地位逐渐得到了承认。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细心，办事认真周密，笔记特别勤。1928 年 3 月，他被提升为陆军部整备局动员课长，负责国家总动员的调查与准备工作。同年 8 月，授陆军步兵大校军衔。

东条英机在动员科长任上共一年半时间，到 1929 年 8 月，即昭和 4 年 8 月，调任步兵第一联队长。

四 侵华罪孽

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帝国主义列强，都积极投入了大战，无暇顾及东方，因此不得不从亚洲撤回其军队，全力应付欧洲战场。这当然也导致了各帝国主义列强在太平洋上的军事战略部署方面的松懈。这在东条英机看来，真是加紧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大肆扩张的好机会。东条英机曾十分露骨地说：“大战的爆发，对日本来说，实在是天赐良机。”

1914年8月23日，为重新瓜分东南亚，实现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主宰地位，日本宣布对德国实行战争状态，派遣军队占领中国山东的青岛和胶济铁路，旨在夺取当时在德军控制下的山东半岛，进而逐步向中国腹地发动进攻，推行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早在日俄战争前即已成雏形。日俄战争之后，由于日方的胜利，日本终于取代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殖民地位。日本随即将辽东半岛改称“关东州”，并于1906年底，在大连开设“南满铁道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满铁”，开始对中国的东北进行大肆的掠夺。而且日本政府当时还以“保护”南满铁路和在东北的日本侨民为借口，派驻两个师团到东北，于1919年正式命名为“关东军”。由于关东军占据了我国辽南地区这一战略要地，与驻朝

鲜的日军形成呼应之势，为日本帝国主义下步全面侵占我东北地区，蚕食华北地区和日后攻击苏联提供了重要的军事基地。

一次大战之后，日本国内法西斯右翼势力急剧发展，积极鼓吹“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同时，在军事上，经济上都加急做大规模入侵中国的准备。1929年，东条英机正在动员科长任上，这年日本曾在京都、大阪、神户等地举行了大规模的国家总动员演习，训练怎样才能空袭情况下保证军需生产，军需品调拨、运输等。

在军事方面，日本参谋本部多次派参谋人员秘密侦察我东北要地，暗中制定侵占东北的作战方案。东条英机所在的日本军部陆军省也先后派永田铁山、冈村宁次等人，秘密制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对入侵中国东北作了具体的部署，其中规定：以一年为期限，对中国东北采取军事行动；加紧内外宣传，求得各国对此的谅解；作战兵力与关东军商议后由参谋本部作战部上报批准调配。这次计划的制定时间是1931年的6月中旬，按预定的方案，日军将在一年之后以武力侵占中国的东北。可是实际上，密谋已久的关东军根本按捺不住侵略的野心，于1931年9月18日夜里10点30分，以小股工兵在沈阳城北东北军驻地北大营附近的柳条沟，埋设炸药炸毁了一小段南满铁路路轨，以此诬陷是中国军队所为，随即用早已事先从旅顺运来的大口径榴弹炮猛轰北大营，翌日攻占沈阳。这就是“九·一八”事变。日军除进攻沈阳外，还同时发起对长春、吉林等地的进攻，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日军仅用了3个多月时间，便占领了东北三

省。

当关东军在中国的东北大肆侵略进攻之时，日本国内法西斯势力也日益嚣张，它们多次在日本搞政变、暗杀等活动，逐步建立国家的法西斯专政，积极推行战争政策。东条英机也是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热衷人员，他积极支持关东军入侵中国的东北，并且狂热主张，应以攻占东北为跳板，进而吞噬整个中国。他很想到东北的关东军去任职、但一时没有机会，有一回关东军副参谋长的位置空缺，他委婉地表示想去，但最后还是冈村宁次被选派去了，东条英机颇有些不快。

昭和8年（1933年），东条英机被提升为陆军少将，担任军事调查部的部长。这个部实际上有内务部的职能，任务是专门调查和镇压思想不轨的和反对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人。特别是对国内日本人民和侵华日军中的反战士兵的反对活动，东条英机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在其任军事调查部长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日本军事调查部就曾以“叛国”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各种罪名，先后逮捕和枪杀了成千上万的日本进步人士和反战士兵。实际上从这时开始，东条英机已经以一个军事政治人物的面目出现，而且已经表现出其手段的强硬与毒辣。他的这一特点，深得当时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中将的赏识，称“东条是将来肩负日本陆军的人物”。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东条英机有了“剃刀将军”的绰号。

在进入30年代后，日本法西斯军阀的两大派别“皇制派”和“统制派”，即各自着手建立日本军部的法西斯独裁，前者主张用政变暴力、暗杀等恐怖手段，后者主张用合法手段，实施改革。东条英机属于陆军中央机构内的统制派。

“皇制派”多数是野战部队的少壮军官，他们先后搞了一系列的政变，暗杀甚至暴乱活动，迫使日本政府逐渐将政治主导权让给了军部。议会权限缩小，政党政治被取消，国家一切大政方针和预算的决定权等完全由军部控制，这标致着日本军部法西斯独裁的确立，也表明日本整个国家已完全被纳入战争和法西斯的轨道。而这种巨大的变化，正是作为军国主义分子的东条英机盼望已久的事情。

随着日本法西斯独裁的确立，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东北的侵略。1935年9月，东京大本营特别任命东条英机担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是日伪军警镇压机关。原宪兵队只有一个200人左右的中队，到1935年时已扩到5个中队1000余人。伪满时期，关东军宪兵队几乎每次都参加日伪军警联合进行的屠杀与镇压中国人民的暴行。东条英机就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后，原想在中国东北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迅速平定满洲国的所谓“治安”。不料事情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日本侵略军在中国东北四处挨打。东北人民从日本关东军的铁蹄踏入沈阳开始，就展开了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中国共产党也号召、组织人民救国抗日，并组成了东北抗日武装，后来这些部队发展为统一的东北抗日联军。抗联的游击战给关东军以沉重的打击。东条英机上任之后，纠集了大批日伪军警，亲自督战，多次对东北抗日游击队伍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企图以闪电式的作战，平定伪满地区的“治安”形势。

1936年12月1日，东条英机晋升中将军衔。1937年3月1日，他又继板垣征四郎之后，由关东军宪兵司令管晋升为关

东军参谋长。在就任致词中，他说：“现在，我受天皇之命担任参谋长之要职，作为在国内外有崇高威望的前参谋长之后任此工作，我甚感惶恐。尤其当国内外多事之秋，考虑关东军的任务以及围绕满洲国周围的形势，越发痛感责任之重大。今后要很好地体察军司令官阁下之意图，依靠各方面的协力，一道完成任务。”

东条英机还说：“我的职责是当好军内的幕僚长，是遵照军司令官的方针意图来执行职务的，所以，虽有了参谋长的更迭，但并不是因此更迭而有什么变化。我有决心，在前参谋长努力的基础上，竭尽最大的努力，以期取得成熟，鞭策驽马，竭诚奉公。”

从东条的话里可以看出，他把剿灭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武装，迅速恢复治安，建立“满蒙新秩序”，掠夺东北物资和榨取奴役中国人民等作为上任后的中心任务。此时的东条英机，已身兼东北宪兵司令、伪满警务部长和日本关东军参谋部长等职，企图全力调动军、警、宪、特的力量去抗击东北的抗日联军和其他抗日武装。

东条英机为了侵华和准备向东发起对苏进攻的需要，在东北设置了庞大的特务机关——关东军情报部，以哈尔滨为中心，在东北其他十几个大城市设分支机构，形成遍及全东北和察哈尔内蒙的特务网。

从1937年起，东条英机作为关东军的参谋长，制定了大规模讨伐东北抗日联军的计划，以3万军、警、宪、特力量对在伪满三江省一带活动的抗联军三至第十一军进行“围剿”。他以篦梳山林的战法，一个一个山头“清剿”，步步为

营，致使抗联部队陷入极其艰难的境地，战斗力亦遭到重大的损失。与此同时，东条英机还在伪满实行所谓的“归屯并户”，在抗联活动区实行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将各村、屯居民全部赶到规定的集团部落里，制造无人区，妄图彻底切断东北广大人民群众与抗日联军和其他各抗日武装的联系。这种集团部落通常是 100 米或 200 米左右见方，四周筑土墙或石墙，墙外设壕沟和铁丝网，墙内设木栅和铁丝网，每个集团部落还设炮楼，部落与外界通行的道路常只有一个大门。整个部落集团是按网状布置的，设在平原地区为主，相互之间间距约徒步两小时，相互关连成三角形，一部受攻击，另两部可救助。集团部落内的居民均发所谓“良民证”，限制行动，远处耕地不准耕种，致使部落内居民常常粮食不济以树皮草根充饥。在饥寒交迫的境况下，居民病死、饿死、冻死的人很多。在整个东北地区受到归屯并村之害的人达 500 万人左右。

东条英机还积积支持在中国战区实施细菌作战。“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就在哈尔滨和长春附近分别设立了“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731 部队”，和“关东军兽疫预防部”，即“100 部队”，这两支部队对外总称关东军第 659 部队。其中“731 部队”由日本细菌战专家石井四郎中将领导，主要培养鼠疫、霍乱、坏疽、伤寒、副伤寒等细菌，生产能力每月可达 300 公斤鼠疫细菌。

在东条英机的亲自授意下，731 部队竟残无人道地用活人进行实验。731 部队设有可关押约 400 人的内部监狱，日军将许多中国战俘平民百姓关押在其中，供实验用。当时 731 部

队让很多战俘喝投有伤寒病菌的水，让他们感染炭疽热、鼠疫菌、坏疽菌，而且反复试验。大批原本健康的人就这么活活地被残害死了。731部队除了用活人进行各种烈性传染病的实验之外，还做活人耐寒程度试验，让战俘将手放在冰天雪地室外的水桶内，观察冻伤时间与程度。许多被试验的战俘四肢冻伤后组织坏死，被迫切除四肢，甚至死亡。731部队的种种罪恶行径，确实到了令人发指、切齿的地步，而这一切，又都是无法与东条英机脱离关系的。

东条英机一方面在中国的东北残酷镇压抗日力量，一方面还阴谋策动内蒙叛乱，妄图使内蒙脱离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这既是出于对大规模侵华的需要，也是为有利于未来的对苏作战。东条英机在1937年的6月9日，曾以关东军参谋的身份给日本大本营写过一份奏折，其中写道：“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我们相信，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给以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为最上策。”

事实上，日军以武力侵占我东北三省后，就积极伺机入侵我华北地区。首先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投降卖国主义，与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同时还积极扶植汉奸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蒙古军政府”，逐步对我华北地区特别是平津重镇形成战略包围，以此而言，平津一带，在1937年时，实际已成为抗战的前线。当时北平的外围形势是相当严峻的，北宁路沿线，西起丰台东到山海关，关东军有部队驻扎，北平东面有汉奸“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面和西北面，均有受日军收买的敌

伪军。唯有西南面，为当时国民党军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防守，其中包括位于平汉铁路线上的芦沟桥，也在宋哲元部的防区内。

尽管当时的形势已是十分的危急，但国民党守军并未因此而作好充分的抗战准备。与此相反，日军则是早就做好了积极进攻的准备。1936年8月，日本政府通过了一个“基本国策”文件，指出日本的意向是对中国发动新的更大规模的进攻，并随即进行国家战时动员。加之日本当时已与德、意形成轴心国体制，美英对日本的侵华行径又姑息纵容，日军的侵略气焰就更为嚣张，大肆在长城地区集结部队，随时准备寻找借口，开始全面的侵华行动。

昭和12年（1937年）7月7日，在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精心策划下，日军借口当夜在芦沟桥附近演习时遭我二十九军枪击，且一名叫石山的士兵失踪，首先以一营兵力向我宛平县城发起猛攻。“七·七事变”正式爆发。

日本以“九·一八”在东北的故伎，想在华北重演，激起了我二十九军抗日将士的强烈愤慨。二十九军将士发出“誓与桥共存亡，决不后退”的誓言。北平广大群众在我地下党的宣传动员下，积极声援二十九军的抗日行动，并开展前线慰问，救护伤员等工作。中共中央很快即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7月11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召集了紧急内阁会议，决定大举出兵，进攻中国，16日即调10万日本陆军部队到中国

战场。17日，在东京又召开了“五相会议”，决定动员侵华日军40万人。

“七·七事变”爆发后，东条英机指挥关东军，加快了军事行动的步伐。他利用手中掌握的北宁铁路，每天大批大批地将关东军部队调入关内，协同自塘沽一带紧急登陆的日军，对平津地区大举进攻。21日至26日，以猛烈炮火轰击我宛平、廊坊等地的二十九军，27日猛攻南宛、北宛。二十九军虽经顽强抵抗，但终究死伤惨重，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等相继阵亡。30日，北平、天津同时沦陷日军手中。日军为实施快速作战，不给中国军队以喘息的机会，在攻陷平津之后，随即以此为依托，开始向平绥铁路、平汉铁路、津浦铁路三个方向发动进攻。同时从长城线向西切断同蒲路，南下平汉路西面，会攻山西。山西已成为日军在华北地区作战的一个重要目标。关东军此时的任务就是要迅速打开通往山西的道路。为此，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当然不会放弃这一为天皇“立功”的大好时机。他组织了关东军精锐部队组成东条兵团，沿平绥线进攻南口重镇，于8月2日在张北地区击溃了二十九军一四三师刘汝明的部队，突破了长城防线，攻占了万全县和八角台。8月24日，东条兵团侵占了张家口。由于平绥一线的国民党守军被动防御，甚至不战而退，致使东条兵团一路顺利攻占平绥沿线战略要地，并迫使大同国民党守军弃城逃走，9月12日，东条兵团攻占山西重镇大同市。

大同得手后，东条兵团更加不可一世。加之山西国民党阎锡山的军队腐败透顶，无心亦根本无力抗战，大同沦陷，晋北门户大开，东条兵团如入无人之境，10月14日攻占绥远，

16 日攻下包头，随即控制了整个内蒙地区。这就为入侵华北的日军迅速向南线发动进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东条英机在率关东军占领大同之后，马上乘飞机返回了伪满的首府长春，主持策划对苏作战计划。因为无论是在东条还是日本大本营看来，关东军的真正大敌不是国民党军，而是苏联。故而对苏作战阴谋乃是至关重要的内容。

五 对苏挑衅

“七·七事变”爆发之前，日本国内政局并不十分稳定。昭和 12 年（1937 年）5 月 31 日，由于林内阁急于组成一个包括以军部为中心的右翼势力在内的新党，从而刺激了各位重臣，引发了原有政党的反抗，导致了林内阁的总辞职。6 月 1 日，近卫文彥受命组阁。

近卫文彥实际上是受到在政界握有实际领导权的军部的支持。近卫文彥的上台，对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而言，无疑是一件盼望已久的大好事。

近卫文彥任首相后，首先对内阁进行了改组。他认为，要想借助处理事变的机会永远树立重视东亚地区的国策，就必须加强内阁力量，具体实现举国一致和真正的军、政一元化。这就必须加强陆军在军部的地位。

这与日本军部的想法是完全相符合的。昭和 13 年（1938 年）5 月 26 日，军部电令东条英机中将自中国东北飞回东京羽田机场。5 月 30 日，正式任命东条英机担任陆军次官，成为 6 月 2 日被任命为新任陆相的板垣中将的助手。

板垣征四郎与东条英机同是岩手县人，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步兵科毕业生，比东条英机高一届。他也读过陆军大学，毕业后即被派往中国东北。后来任参谋本部部员，“九·一八”事变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再往后他还担任过奉天特

务机关长，满洲国军政部顾问、关东军参谋长等职。“七·七”事变时，任师团长，所率部队是关东军的精锐，也是屠杀中国人民的恶魔。

板垣征四郎和东条英机两人是莫逆之交，而且都是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他们一同执掌当时日本的陆军军政，只会给日本政府带来更加鲜明的军国主义色彩，而军部的对外扩张，则更可肆无忌惮了。

6月18日，东条英机受命兼任陆军航空本部部长。无论是陆军次官还是陆军航空部长，都是特别重要而繁忙的工作。东条英机当时可谓非常卖力，拚命地工作。

日本军部当时的既定国策是尽可能早地征服中国大陆，以之为基地，向西进攻苏联，与德国和意大利彼此东西呼应。1937年11月，德、意、日法西斯签订了《日本·意大利和德国议定书》，实际上就是轴心国集团成立，共同防共。1938年年初，日本又积极谋划签订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同年5月初，日本陆军部、海军部和外务省拟定了德意日三国加强合作以对付苏联的基本方案。

为了向德、意表明反苏决心，同时试探苏军的反应，东条英机等人主持陆军部策划了对苏军事挑衅事件——张鼓峰事件。

张鼓峰是中苏边界附近海拔仅150米左右的一个小高地，距其北面约两公里左右还有一座略低于张鼓峰的沙草峰。自此两处，天气晴好时可遥望海参崴港。7月16日，东条英机等电令驻朝日军第十九师团在边境集结，准备发起对苏攻击。7月30日，日军首先派一个营占了张鼓峰，第二天又派

一个步兵营攻击沙草峰。日苏双方的军队，围绕这两个山峰，反复进行了殊死的战斗。8月5日，苏军集中优势兵力开始反攻。战斗异常激烈，持续了5天。8月10日，苏军终于将两座山峰夺回，击退了日军部队。此次事件，日军出动7000余人，火炮37门，苏军出兵两万，火炮近百门，坦克200辆。苏军在整个事件中坚持了自卫的原则，并不想扩大事态；日军挑衅失败，也不敢贸然扩大事端。8月11日，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

此时，日本政府内部对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的攻击对象发生分歧，有的主张分别与德、意两国签不同内容的协定，不必将英、美列为攻击对象，而东条英机等人则坚持要将英、美、法、苏均作为作战对象。一时间日本内阁乱纷纷，终于导致近卫内阁下台。尽管近卫内阁下台了，可陆军部的东条英机等人仍希望尽早签订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以便将来攻击苏联时得到德、意的军事支持。

在担任陆军部次官时期内，东条英机即喧嚣，要确定“对苏、支（中国）两国同时正面作战”。实际上在他任职关东军期间，就已充分地考虑过对苏联、中国同时正面作战所需的物资、精神准备问题。在昭和13年（1938年）11月28日上午9时30分召开的“陆军管理事业主恳谈会”上，东条英机发表了据称当时是极具所谓爆炸性的演说。

东条英机演讲的中心意思，就是主张日本应以英、美为未来战争的对象，同时加速日本军需生产能力的扩充，加强国家总动员的体制为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和准备对苏的作战而努力。从这里也可看出，在东条英机的头脑里日本国

防的基本动向就是对外扩张，侵略。当时他虽然只是陆军部的次官，但却敢毫无顾忌地在公开场合叫嚣战争，其战争狂人的本性可略见一斑了。其演讲在日本国内外引起了异乎寻常的反响，国际舆论进一步认清了日本军部特别是东条英机的战争贩子嘴脸，日本国内进步力量对此也大加鞭挞。日本经济界更是感到震惊不已，一时间股市指数狂泻不止，人们大骂东条英机“好似恶魔一般”。

东条英机认为，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与德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反苏军事同盟，就必须以实际行动对苏进行武力恫吓，迫使苏联放弃对中国抗日力量的支持。中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地域接触面广，苏联可通过蒙古就近支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斗争。为此，东条英机等人决定，在中国东北的西部中蒙边境制造诺蒙坎事件，发起了对苏联的更大规模的一次武装挑衅。

诺蒙坎地区指海拉尔以南的 200 公里的地方，包括从汗达盖、将军庙、阿穆古郎一线到哈勒欣河的地区。这一地区多是些沙丘、风淤沙堆和洼地，杂草灌木丛生，地形起伏较大，机动车辆难以发挥出机动性能。在诺蒙坎的中间有浩尔期丁河穿过，该河只是哈勒欣河的一条支流。哈勒欣河宽约 30 米至 40 米，深约 2 米，流速较快，部队必须借助渡河工具才能渡河。苏军占据河西岸的台地，位置高而有利。

5 月 11、12 日，关东军先后两次攻击蒙古骑兵，至 15 日，驻海拉尔的日军第二十二师团将蒙古军队击退到哈勒欣河西岸。苏军随即于七月成立了第一集团军，下辖三个步兵师，两个坦克旅，一个空降旅和一支炮兵部队，后为调整苏蒙军事

行动，又组成了远东方面军，准备迎击日军。

关东军对苏军的进攻是从6月份开始的，先以飞机对塔姆斯克机场等军事设施轮番轰炸作为序幕，继而又出动了第一坦克团。集结于哈勒欣河地区的回军战役目标有三个，一是围歼哈勒欣河东岸全部苏蒙军队；二是渡河并突至河西岸，消灭苏军蒙军的预备队；三是夺取并扩大西岸登陆场，保障后续部队的行动。为达成这三个战役目标，日军组成了第六军，司令部设在海拉尔，下属第二十三师团和第八边防警备队等。东条英机对此举似乎颇有信心，志在必胜，还请了德、意两国的记者和武官到战区参观。

日军于7月3日拂晓前乘夜偷偷渡过了哈勒欣河，向蒙古骑兵第六师进攻，很快便以优势兵力抢占了巴英查岗山等有利位置，可随时对苏军主力的侧翼和后方发动突击，形势对苏军极为不利。

苏军当时的前线司令官是朱可夫将军，他急令所有苏蒙军预备队立即对占据巴英查岗山的日军发动反冲击，并集中炮兵、航空兵的火力突击哈勒欣河渡口。苏军第十一坦克旅对巴英查岗山的冲击十分有效，迅速而果敢的进攻使日军惊慌失措。经昼夜不停的激战，至7月5日凌晨3时，日军的防御开始崩溃，退向了渡口，由于工兵害怕坦克过河，已将渡口炸毁，退却的日军只好跳入河中向东岸游去，一时间日军乱成一团，惊慌之中大部分日军官兵被湍急的河水淹死。在河西岸巴英查岗山地区，日军共丢下数千具尸体，大量被击毙的战马、大批军械，并损失了40架飞机。

日军第六军撤过河东岸之后，主力已受到苏军的沉重打

击。至8月12日，日军又以一配备炮兵、坦克和装甲车的加强步兵团向蒙军骑兵第二十二团发动进攻，攻占大沙高地后沿全线建立坚固防御阵地。苏军则增派两个步兵师、一个坦克旅、两个炮团，并加强了航空兵的力量，为总攻做了细致的充分的准备。为保证战役战术的突然性，苏军还搞了许多迷惑日军的假象。

8月20日是个星期天，苏蒙军队发起了合围歼灭日军的总攻战役，旨在全部消灭入侵蒙古的日军。清晨5时45分，苏军先以猛烈的炮火轰击作准备，压制日军防空兵力，随即出动200多架飞机进行空中突击，日军几乎所有的前沿观察所、通信站、炮兵阵地等均被摧毁。

8月26日，苏军完成了对日军第六军的战役合围。第二天开始分割歼灭被围日军，经过4天激战，日军第六军团被苏军全歼。日军在整个诺蒙坎事件中伤亡5万余人，损失飞机近200架。对苏军事挑衅以日军的惨败而告终，不久，日苏双方签署了诺蒙坎停战协定。东条英机此时总算真正意识到，北面的苏联，是一个强有力的对手，日本在没有做好充分的总战力准备前，不宜对苏过早采取行动，而应先向南发展，征服中国。

六 航空总监

为强化和扩大空军部队的作战能力，昭和 13 年（1938 年）12 月 10 日，成立了陆军航空总监部。东条英机被任命为第一任航空总监。当天上午 9 时 30 分，东条英机身着陆军中将军服，由陆军次官官邸抵达皇宫，参加了隆重的特补仪式。应当说，日本陆军部对这位谙熟军政、军令的中将寄予了厚望，期望东条能将日本的大空军建设搞起来。东条英机就任航空总监时，也表了一番决心，他说：

“由于我空军正处于向一个目的迅速扩大的时期，那么在这里就不能不多少有些费劲的地方。但是不管怎样，应与海军协力，保证我空军不被外国染指。我对此负有重大责任。为此要刻苦努力，决心不负期望。”

东条英机因为是非技术人员出身，对航空方面知识基本不懂。不过他对航空技术人员和飞行人员比较信赖，经常乘坐航空总监的专机视察各处。

在诺蒙坎事件中，受东条英机领导的航空兵部队对外蒙空军前线基地塔姆斯克的突击是很凶猛的，一下子击毁了外蒙空军的许多作战飞机。东条英机作为空军总帅洋洋自得：

“不论支那战场，还是外蒙边界都打得很好。对前线将士竭力奋战的精神不胜钦佩。给外蒙空军以沉重打击的那种气势，不仅苏联，就是世界各国也似乎多少感到惊异。从报上

看，有的国家认为那个战果多少还有些令人怀疑。

“对这样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丰硕战果，那样想也许是不无道理的。但是撒谎也又算得了什么？的确，我们不仅没有丝毫夸张，而且倒是相当慎重地没有把不准确的击落数字计算在内。

“和支那军（即国民党军）的宣传不是一回事儿。为什么那么厉害呢？我们说：在于人哪。众所周知，为使空军强大，除掌握优秀机械的物的要素外，还需要不可缺少的人的要素。日本空军之所以强大，主要也就在此。

“当然，物的方面也是出色的。不论支那还是外蒙，大体是以苏联的伊 15、16 战斗机为主力组装起来的，和日本优良的飞机是无法比拟的。当然，关于物的方面，就是说在飞机这一方面，支那也好，苏联也好，只要努力，也许可能赶上我们。但在人的方面，他们可不行。

“日本军具有独持的所谓积极的进攻精神，它是以不屈不挠的大和民族精神为根基的平素激烈训练的表现。

“试观迄今为止的空战，可以说这种‘精神’在所有的战斗中都明确的表现出来。因此对于日本空军来说，敌机数字上的优劣等等根本不在话下……”

十分明显，东条英机所推崇的，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所谓武士道精神，认为它是一种无形的武器。

七 推行南进

“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在正面战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一年多时间，就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日军当时的侵华总兵力约 100 万人，随着战区扩大战线拉长，这些兵力日显分散，基本无力再向西南方向发动进攻，东条英机等人对此很伤脑筋。

1938 年 7 月，日本五相会议决定，要尽可能地将中日民族矛盾引向主义的对立，也就是说，在政治上改反蒋为拉蒋，旨在破坏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提出愿与蒋合作反苏反共。这一只反共不反蒋的新方针，主要目的就是想尽快从中国战场中脱出来，准备力量，好乘英、美忙于对付欧洲战事时，与之争夺在西南太平洋殖民地的利益。

1940 年 6 月 25 日，米内内阁中的暖陆相提出，日本陆军应参与国内新政治体制的革新和强化。这一思想当然与东条英机等人的意愿是完全一致的。但这一建议被米内首相拒绝，暖陆相因而提出辞职，米内内阁出现危机。也正是由于对内外政局的意见与陆相有分歧，米内首相于 1940 年 7 月 16 日提出了内阁总辞职。第二天，是当年入夏以来的第一个热天，气温近 34℃，宫中内大臣府召开了重臣会议，决定再请近卫文彥组阁。

近卫文彥受命组阁，认为有必要在组阁之前首先确定对

于新的政体来说非常重要的外交问题、国防问题，因此要首先确定陆相、海相和外相的人选。

日本政局政治变化的时候，东条英机在中国的满洲。17日下午5点东条英机乘飞机离开奉天机场，途经朝鲜平壤停留了一夜，随即飞回东京。

18日上午，在参谋总长官邸召开的三长官会议上决定推荐航空总监东条英机中将担任新的陆军大臣。其实当时在陆军部内部，也有人主张应由另一位侵华日军首脑人物梅津美治郎中将担任陆相。但后来多数人认为，在面临内政、外交重大转变时期的形势下，要求断然实行严厉强硬的措施，而有“剃刀将军”之称的东条英机，无疑正是最佳人选。

匆匆从满洲赶回东京的东条英机接受了他陆军大臣的任命。在当月22日特别任命仪式结束后，他发表了如下的谈话：

“时局愈益严重之秋，不期拜受特任为陆军大臣的大命，不胜惶恐感激之至。今适逢前所未有的变局，为应付此种情况，对内应整顿国内组织，确实使战时体制完善，对外则与支那事变合理而有效的处理相结合，开展灵活而恰当的对外策略，是当务之急。确信为此必须举国一致，发挥国家之全力以建设基于国体主义的国防国家。就任之后决定一心一意鞭策愚鲁，粉身碎骨以向克服艰难的时局迈进。为此切望予以协助。”

1940年的5月，德国法西斯侵占了波兰之后，很快又进攻法国，不到一个月，法国即投降，英国也面临德国的进攻。英、法两国的状况，使之无力顾及东南亚地区殖民地。陆军部的东条英机等人早就迫不急待地想进攻东南亚地区，以夺

取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所急需的石油、矿产等战略物资。现在东条等人认为，时机到了，而且这对于日本来说，简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是“日本求得生存的最后希望”。英、法无暇东顾，那么印度支那的橡胶、煤炭、有色金属、粮食等，“是丢在大街上只等人去拣拾的宝物”。日本此时尚不南进，更待何时？

东条英机等人的南进方针，在成立仅 4 天的近卫内阁新国策中体现了出来。近卫内阁的这个新国策提出要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新秩序”，在日本实行全国总动员，加速扩军备战，又与德、意签订了三国条约，与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设法与美国保持和解，对蒋介石加紧诱降，力促蒋汪合流。总之，日本的南进方针，已得到了确认。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不宣而战入侵苏联。在日本有人认为德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击败苏联，所以日本应当暂时放弃南进计划，而马上进攻苏联的西伯利亚，以与西面德军对苏联的进攻相呼应。纳粹德国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也对日本驻德国大使说：“贵国向太平洋进军固然意义重大，但是考虑到准备不足，不妨先解决俄国问题，参加德国的对苏战争。俄国溃败之后，贵国就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放手南进了。”

东条英机此时考虑的当然不会主要是德国的利益，他更多的是考虑日本自身的利益。认为德国以前鼓励日本南进，攻击新加坡，不过是为他们自己着想；现在又劝日本放弃南进，转攻苏联而北进，也不是为日本的利益着想。况且，希特勒闪击苏联并未取得最后成功，而且进攻速度已因为交通线的拉长而延误。为此，日本完全没有必要为德国去冒险，而

是应按既定方针，向南推进。在他的鼓动下，近卫首相通过了《目前形势下国策提纲》的文件，表明日本向南进攻策略不变。首先向法国的维希政府施压，实现第一步对法属印度支那的占领，甚至不惜冒与英、美开战的风险。9月22日，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日法之间签署了军事协议。南进计划终于得到了真正的实施。

昭和16年（1941年）初，东条英机以陆军大臣的身份，发表了《战阵训》作为陆训第一号文件，说是“供发扬战阵道德的参考”。全文如下：

序

战阵是以天皇的命令为基准，发挥皇军的真髓，攻必取，战必胜，将皇道遍布天下，使敌人仰望我天皇的威仪尊严而铭感之处。我们亲临战阵的人，务必深刻体察皇国的使命，坚持皇军的道义，以求宣扬皇国的威德到天下四方。

军人精神的根本大义，诚惶诚恐已见于天皇恩赐给军人的敕谕当中，是十分明显的。而关于战斗及训练等应当遵循的依据纲要，在军事操典条令中也有所说明。然而作为战阵的环境，常常是仅局限于眼前的事物表面而忽略了其根本，时常也有行动违反军人本分的事情发生，这怎么可以不审慎呢？因此我鉴于以往已取得的经验，常仰视、体会天皇的敕谕于战阵当中，并为求遵照执行的完整无缺，表明是具体行动的依据。这就是战阵训的本意之所在。

本训之一

第一 皇国

大日本是个皇国。千秋万代都系在天皇的身上。继承肇国的皇谟，而君临于无穷。

皇恩遍及万民，圣德光照八 。臣民也是忠孝勇武，祖孙相继承，宣传皇国的道义，而辅助天业，君民一体，以追求达到国家命运的昌盛。

战阵的统帅士兵，应当体察我国国体的本义，坚持坚韧不拔的信念，发誓完成保护皇国的大任。

第二 皇军

军队是在天皇统帅之下的，应体现神武的精神，以宣扬皇国的威德，任皇运之扶翼。我们常奉圣旨，人品正了就有武士道精神，有了武士道精神又要有仁义之心。追求世界大一统，这就是神威之精神。从武的方面说应当严格，从仁义的方面说，应当更为宽泛一些。如果遇到有违抗皇军这样的敌人，应当发扬我凛凛的威武精神，坚决地粉碎敌人。纵使现代严峻，而威武严峻足以使敌人屈服，敌屈服了则不再攻击，敌听命于我则以仁德去感化他们。如果缺少这一点，就很难说是做得十分完美。威武而不骄横，仁义而不矜持，其德行以自然地表现在外为贵。皇军的本领就在于恩威兼施，以使天皇的威严遍布四方。

第三 军纪

皇军军纪的精髓，存在于对天皇陛下的绝对服从的崇高精神当中。军队上下均铭记天皇统帅的尊严，在上而言应严谨地奉行指挥使命，在下而言则应存谨慎服从的忠诚。尽自己的忠心与赤诚，自始至终一贯坚持，全军一声令下，则不会出丝毫的混乱，这正是战争取胜所不可缺少的东西，亦确

实是确保治安的重要方法。

尤其是在战阵当中更要发挥服从的精神，实践其根本之所在。处在生死困苦之间，命令一旦下达，则很欣然地投身于死地，默默地真切地拿出自己的献身精神，实在是我们军人精神中的精华。

第四 团结

军队上下诚惶诚恐，共尊天皇大元帅陛下为首领。每个军人务必深刻地体察天皇圣虑，将对天皇的忠诚至情融于其中，以真正达到全军上下的一心一意。

军队应当遵从天皇之命，服从统帅的指挥，以队长为核心，铸成一种巩固的、气氛和霭的团结。

军队上下应当各自严格地覆行自己的职责，并且要经常地按照本部队中指挥官的作战意图或计划，推心置腹，超越生死利害，必须有为了整体利益而舍身忘己的觉悟。

第五 协同

各位士兵团结一心，朝自己的任务目标迈进的同时，为了全军战斗的胜利，应当欣然地发挥忘我的协同精神。

各部队务必互相重视其任务，推尊荣誉，互相信任互相帮助，勇于赴汤蹈火，同心协力，携手为达到目的而努力奋斗。

第六 进攻精神

概括地说，战斗应当勇猛果敢，并常在其中贯穿进攻的精神。

当进攻的时候，应该积极果断，掌握先发制人的时机，刚毅不屈，不粉碎敌人决不停止进攻。防御的时候，又要善于

将进攻的锐气蕴藏起来，务必确保自己的主动地位。宁可战死也不能把阵地让敌人占领。追击敌人时应果断坚决，并且务求彻底歼灭追击之敌。

勇往直前，百事不惧，沉着大胆，处理困难的局面，坚韧不拔，以克服艰难困苦，突破一切障碍，一心一意为获得最后的胜利而向前进。

第七 必胜的信念

信念是一种力量，自信并且能够毅然战斗的人是常打胜仗的人。

必胜的信念是从千锤百炼、慷慨赴死的训练中产生的。必须珍惜每一寸光阴，披肝沥胆，应努力培养克敌制胜的实力。

战争的胜负直接关系到日本国家的昌盛衰败，鉴于天皇的军队所具有的光辉历史，我们应当铭记自己在百战百胜战史中的神圣职责，如不获胜决不罢休。

本训之二

第一 敬神

神灵在上赐给我们神圣的光芒照耀我们。

应当端正心灵修养身心，向神灵奉献特别真诚的尊敬，经常在心中保持忠孝意识，以便不会愧对神灵给我们的保佑。

第二 孝道

忠孝本就是我国道德礼义中的精粹，忠诚的人也必定是特别注重感情的孝子。

在战斗当中，应当体现父母亲的意志，努力贯彻为国尽忠的大仁大义，以求发扬光大祖先的优良传统。

第三 敬礼举措

敬礼是至诚的服从精神的表露，也是上下一致的一种表现。在战阵之间，尤其应当行庄严的敬礼。

充满礼节的精神，举止谨慎且端正，这正是坚强威武之士的佐证。

第四 战友之道

战友的道义，就在于在一个共同的追求之下生死与共，互相信赖，经常在一起切磋琢磨问题，危急当中互相救助，相互帮助，杜绝错误，以共同完成军人的本职工作。

第五 率先躬行

军官应当以自己的热诚作为战士们各种行为的表率。上级行为不端正，下级肯定会发生混乱。

战阵当中崇尚的是实际的行动。各位军官务必身先士卒，毅然地去身体力行。

第六 责任

军人的任务是神圣的，责任非常重要。每一件事情都切记不能疏忽大意，要全神贯注，用尽一切手段，以求最终完成这一任务而不致遗憾。

以自身职责为重的人，其实就是战场上最勇敢的人。

第七 生死观

将生死看得很平常，这就是一种崇高的奉公献身的精神。应当超越生与死的观念，一心一意为完成任务而奋勇向前。为此应当尽自己全部的力量。

第八 珍惜名誉

懂得羞耻的人才能自强。应该经常想到家乡门风的声望，更加勤勉，以不辜负父老乡亲的殷切期望。

活着就不能接受被俘虏囚禁的侮辱，死了也不能留下罪过祸害的坏名声。

第九 诚实刚毅

用诚实为标准来约束战阵当中的起居活动，振奋刚毅的作战士气，激发军队旺盛的斗志。

军营中的生活务求简朴，不自由应认为是平常之事，每件事都应努力节约不求奢华。奢侈是一种腐蚀勇猛精神的行为。

第十 清廉洁白

清廉而洁身自好，这是为武者之所以能够树立气节的原因。如果不能够克制约束自己，而被物质贪欲所左右，又怎能为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呢？

坚持自己的做人准则应当很严格。处理各种事务应当很公正。应当使自己的行为能够无愧于天地。

本训之三

第一 战阵之戒

一、一瞬间的疏忽大意就可能导致无法估计的损失，所以务必经常戒备加强警惕性。

不要轻视、侮辱敌人和敌方的居民。不要为小小的胜利而自满而懒惰。必须记住，不注意用心也是导致灾祸的原因。

二、应当细心地保守军事机密，因为敌人的间谍可能就在你的身边。

三、放哨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它肩负的是一支部队的生死安危，它代表的是一支部队的军纪。应当以自己的生命去肩负这样的重任，严肃认真地去对待它。

哨兵的身份又务必深切地尊重他。

四、思想战争是现代战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不仅应该对皇国有不可动摇的信念，摧毁敌人的欺骗性宣传，而且还应当进一步从事皇道的宣传。

五、流言蜚语是从信念、意志薄弱中产生的。不要被流言蜚语所迷惑，也不要为之所动。必须确信皇军的实力，坚定地信任指挥官。

六、应当注意保护敌人的财产和物资。

凡是征用、没收，物资的焚毁，都必须服从规定，应该依照指挥官的命令办事。

七、鉴于皇军以忠义为本，应当以仁义忠恕之心，善于爱护无辜的居民。

八、在战阵当中，不可有诸如被酒色所迷惑，或是被情欲所驱使，以致于神魂颠倒，而有损于皇军的威信，贻误了自己的奉公之身。

应审慎戒备，以求绝不玷污为武者的气节。

九、应当抑制忿怒，制止不满。古时即有训诫，叫“认怒为敌”，瞬间的激动之情，常常会造成许多后日遗恨后悔的事。

军法之所以严峻，实是为了保持军人的荣誉，保全皇军的威信。应经常想想出征时的决心与感激，遥寄思念父母、妻儿子女的真情，万万不可以身试法。

第二 战阵的教养

一、应当培育尚武的传统，勤勉于武德的涵养与作战技能的磨练。

“每件事都不能懈怠”，这在古时武将言论中很常见。

二、断绝后顾之忧，只顾勤勉于奉公之道；应当以整理身边清洁后世的修养为最重要的事情。

曝尸在战场之上，当然是军人的觉悟，应当预先嘱咐好家人，即使将来可能会有遗骨无法归家的事情，也应当勇敢的接受而毫不在意。

三、在战场上死于病魔的人，是最最遗憾的。尤其应当注意卫生，不得有如因为一个人的不加节制，而招致妨碍奉公事情的出现。

四、应以战刀为魂以战马为宝的古代武士的修养为念，战场阵营之间，应常以武器等作战物资为重，爱护马匹。

五、战争当中德义是战斗力的重要因素。经常想到其它部队的方便，比如独占宿舍和物资的行为，尤其应当谨慎。

这就是所谓的“飞鸟不污其迹”。英勇而令人怀念的皇军的名声，也被永久地传播到异乡边疆。

六、总而言之，不可夸耀自己的功劳，功劳让给别人正是为武者高尚风格之所在。

不要嫉妒别人的荣耀和发达，不要埋怨自己的未被重用，应当自我反省看看自己是不是忠诚不足。

七、诸事都应以正直为宗旨，以浮夸和谎言为耻。

八、经常秉持大国民众的风度，坚持正义之道，将皇国的威风宣扬到世界上。国际的礼仪是不可轻视的。

九、如果有经过九死一生的洗礼而得生还的人，都应当向牺牲的卫国英灵们致以哀思，谨慎自己的言行，作全体国民的模范，更加坚定自己克己奉公的觉悟。

结 语

以上所陈述的，都是来自于天皇的圣谕，又应当归之于天皇。因而应当用来辅助战争道义的具体实践，以求躬行圣谕达到完美的境界。

战场上的将士，都必须体会其中的旨意，更加发挥出为国效力的至诚，克尽每一个军人的天分职守，以报效天皇浩荡的恩泽。

八 担当首相

就在这一时期，日本首相近卫文彥对南进计划也并不是有很大的把握，相反，他很担心后果。因为他从联合海军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那里得知“预计头一年可能取胜，但一年之后则一点把握也没有”。因此近卫再一次考虑到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所陷入的两难困境，认为南进计划应当审慎，并倾向于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举行高级会谈，以求达成协议。当他将这一想法告诉东条英机时，东条英机却代表陆军部发表了这样的意见，担心日美高级会谈会削弱日本以日德意三国为基础的政策，在国内引发不利的反响；而且会谈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他要求近卫首相承诺，如果美国总统拒绝日本的立场和要求，日本就与美国开战，南进计划就如期进行。

日本大本营中有人曾非常仔细地对比了日美两国的军事潜力，发现日本与美国相比，钢铁比例是1：20，石油1：100，煤1：10，飞机1：5，海运能力1：2，劳动力1：5，总的实力对比是1：10，如此悬殊的实力差别，日本当然是很难取胜的。可是好战的东条英机等人却根本不愿理会这一点。9月3日上午11时开始，在宫内省召开了连续7个小时的联席会议，东条英机等人主张，为维护日本帝国的生存，应以10月上旬作为截止日期，一方面与美国谈判，另一方面则是迅速作好战争准备。在必要时，就决心与美国、英国和荷兰等国

开战。

与美国谈判，在东条英机等人看来，不过是个幌子，开战才是真正切实的目的。为此，东条英机等人为破坏日美首脑高级会谈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包括试图暗杀主张和谈的近卫首相，但暗杀活动没能成功。

日本大本营给予日美和谈的期限是极其有限的，而美国领导人对日本法西斯持怀疑态度，认为日本言而无信，是假谈真打，所以一直拒绝安排双方会谈的日期。眼看10月15日这一陆军部规定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近卫文璣非常着急，可东条英机等却一直坚持此期限乃是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议，不可再有些许改变。无可奈何的近卫，只好心事重重，一筹莫展地于9月27日到东京附近的度假胜地镰仓海滨疗养去了。然而，海边的休养也并未能使事情有所好转。10月12日，满50岁的近卫文璣又将陆军大臣、海军大臣等召到一起商议局势及对策。

尽管海军方面认为与美军开战是很不适当的，应尽最大可能避免美日之间的战争，主张继续寻求日美和谈的机会，但海军并不致将这一想法完全公开。可东条英机还是打探到了海军的消息，并且对海军的态度甚觉不满。他在会中冲着海军大臣及川大嚷，指责海军是不负责任的懦夫，并坚持认为“根本没有必要继续在华盛顿谈判”。

会上气氛很不好，近卫首相、海军大臣、外相丰田海军大将都主张和谈，可东条英机态度十分强硬，认为谈判是近卫等人一厢情愿，陆军参谋本部不会同意。东条气势汹汹地对与会人员说：“在中国驻军对日本陆军而言是生死攸关的问

题，在此问题上决不可向美方妥协。日本原则上同意从中国大陸撤军，但马上即撤出一百余万人军队是不可能的。”东条英机认为，中国内地是共产党人和土匪的温床，只有驻守日军，才能保证法律秩序。全面撤军，会使日本陆军面子扫地，而且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日本丧失华北，甚至丧失朝鲜已掠夺的一切。

东条英机说：“……战争的决定由政府与最高统帅部共同作出。现阶段我认为没有办法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会议一直争论了一个下午，没得出什么结论。10月14日清晨，近卫文彥给东条英机打电话，再次劝说东条改变对中国驻军的立场，东条却仍不让步，说：“如果我们让步，美国就会得寸进尺，进一步采取高压政策，步步威逼日本。”东条英机狂叫：“有时候我们也要做点非凡的事，像从清水庙的平台上往下跳一样，两眼一闭就行了。”东条英机所谓的非凡之事，就是不顾一切地与美国开战，决不能从中国撤军。认为近卫的主张是一种软弱的表现，而这种软弱，不是担当首相的人应有的。为此，东条英机决心在内阁会议上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公开声明，近卫文彥只有与陆军参谋本部合作，才能继续留任首相，否则，就必须辞去首相职务。东条英机的这一通尖锐发言，据说当时产生了爆炸效果，近卫文彥首相和其他内阁成员均被吓得无言以对。由于内阁中出现了无法协调的意见分歧，10月16日下午5点，近卫文彥终于迫不得已，向天皇陛下递交了辞呈。当晚8点，召开了近卫内阁总辞职的临时内阁会议。东条英机右手紧握军刀，带着往日那种似笑非笑的面孔参加了会议。会议仅进行子五六分钟便结

束了。

天皇接受了近卫内阁的总辞职。随之而来的，当然是继任内阁首相的人选问题。应当说这次政府危机，完全是东条英机造成的，他是陆军的代表。如果在近卫之后再选一位主张和谈的海军将领担任首相，陆军的青年军官们肯定无法接受。因为当时主宰陆军的青年军官们大多是狂热的好战分子。如果选择一位主张和谈首相，这些人必会反对，甚至可能采取极端行动，发动叛乱。正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17日下午1时，宫内重臣们召开了长达3小时的会议，经分析磋商后认为，鉴于当时日本国内的局势，恐怕只有东条英机担当首相才能控制住日本政局，因此时也只有他能够控制住极右的青年陆军军官们。尽管东条英机担当首相未必是最为合适的，有人就很直接了当地指出东条英机所代表的陆军统治集团是最顽固、最好战的冒险集团。可宫内重臣们还是向天皇推荐了东条英机这位“系铃人”，得到了天皇的准许。当天下午4点30分，东条英机奉召进宫拜谒了天皇，领了组阁大命。自宫中退出后，首先参拜了明治神宫、东乡神社和靖国神社。晚上6点20分东条英机返回陆相官邸，召开陆军省部首脑联席会议，以陆相官邸为组阁本部，立即开始了组阁工作。当时东条英机已大体在心中拟好了阁僚的名单，并随即开始请各位候选人前来商议，一直弄到后半夜。

18日上午9时许，东条英机身着军装陪同天皇参拜了靖国神社。11时30分左右，第一次正式向社会各界宣布全体阁僚的铨选工作已结束。下午3时，在宫中举行了新内阁就职仪式，正式宣布：东条英机担任内阁首相、内务大臣、陆军

大臣，东条内阁正式组建，共 11 位成员中，有 9 位是近卫内阁的大臣。

当天下午，57 岁的东条英机由中将军衔晋升为上将军衔，并被天皇批准为现役，这主要是为了与他的新职务相称些。像这样的特别晋升，以前只有过两例。

东条英机作为当时日本军国主义集团的重要代表，就任内阁首相，得到了军国主义分子的狂热拥护，认为这一下日本可以与同盟国方面坚决较量一番了。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当然也丝毫用不着掩饰自己的侵略政策了。就职后的当天下午，东条英机即代表新内阁向记者们宣读了政府的声明：“完成中国事变，确立大东亚共荣圈，以贡献于全世界的和平，这是日本帝国既定的国策。而今政府面对的是空前严重的局势，务必期求对外更加巩固与盟邦之间的友谊，对内则更加完备国防体制和国家体制，在皇威之下，举国一致，为完成神圣的事业而迈进。”这短短的施政演说，虽然只有 3 分钟时间便结束了，但却十分露骨地表明了新内阁的战争、扩张、侵略意图，充满了军国主义的强烈色彩。而读完这短短的几行话之后，东条英机也确实摆出一副军国主义分子的武士道样子，双腿一并，皮鞋一嗒，在记者团面前来个立正姿势，转身退了出去。这似乎不善言辞或不愿多语的态度，还真有点儿让记者难以适应。

晚上 7 时，东条英机在首相官邸的一个房间，通过广播向日本国民发表了讲话，这个讲话，与前面那个 3 分钟的讲话大体一致：“现在我们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严重的局势，鄙人意外地被授予组阁的大命，心中不胜惶恐感激之至。目前

突破艰难时势的途径，在皇威之下，确信只有在于铁一般的意志与迅速而正确的实行。鄙人基于这一信念，决心以决不后退的意志，率先亲临前线，处理国家事务，辅弼皇谟。

“帝国既定的国策，在于完成中国事变，确立大东亚共荣圈，以贡献于世界和平，这自不待言。相信举国一致，以坚强的信心而向前迈进，必定能够贯彻这一国策。

“有幸得到各位国民的信赖与协力，期望能共同勉力奋斗，以使日本皇国千年的历史，更增添光辉。”

东条英机同时担任首相，内务大臣和陆军大臣，体现了日本军国主义在当时日本政治力量中的高度强化体制，也表明东条内阁是一种独裁的法西斯体制。这一体制，只会将日本引向更深重的灾难。

东条英机担任首相后，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的训令，主张“必须坚持处理事变的既定方针”，也就是积极采取进攻性的军事手段，扩大侵略。

在再三强调举国备战的同时，东条英机还极力鼓吹要加强三国的团结，提出：“在建设东亚新秩序这一光辉的共同使命之下，依据日华条约和三国共同宣言，日满华三国牢固地结合以来，一年时间已很快过去。一年来，虽然欧战在扩大，世界局势危急，但三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已取得合作的实效……满洲国早在确立其牢固的治安和新文化的同时，就已充分发挥着日满共同防御之实效，并在经济开发方面取得了成就，在大东亚圈内国防、经济上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但是环顾目前世界，新旧两种秩序的摩擦越来越激化。

中国还残存着错误地把救国之道求之于抗战之一途，试图依靠第三国来阻碍建设东亚新秩序的重庆政权，以及同它合作企图实现‘赤化’的共产国际势力。

“此外，站在它的后面进行操纵，始终企图阻碍我们意欲实现正当理想的欧美各国的功利主义举动，也依然没有根绝。三国结盟还面临重重的困难。但是日满华三国的关系正如三国共同宣言所明示的，是以善邻友好、共同防御、经济合作为原则的……借以在东亚建设基于道义的新秩序，形成持久和平的轴心，并以此核心为世界的和平作出贡献。”

东条英机在演说中说的所谓三国合作，实际是指的与汪精卫伪政权的合作，而所谓的大东亚新秩序，也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进一步扩大对中国、东亚地区侵略官冕堂皇的借口。

九 进攻美英

在东条英机的内阁中，东乡外相比较主张改善与美国的关系，部分从中国撤兵。但军方却强烈反对。东条英机是积极主张南进，与英美交战的，但为了协调统一，克服分歧，他假惺惺地提出了所谓三方案：一是即使是蒙受困苦，卧薪尝胆，也要避战；二是定即决定开战；三是在继续谈判的同时，作好必要的开战准备。

实际上，当时的日本军部，也开始对东条内阁施加压力，甚至提出，如果东乡外相一味坚持反对与英、美开战，就将其外相职务撤掉。

11月26日下午，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和助手来栖被召开到美国国务院，赫尔将美国拟定的《美日协定基础概略》（也称《赫尔备忘录》）交给了他们。文件要求日军从中国和东南亚撤军，在中国只支持蒋政权，废除三国同盟条约。

当这份文件的电报传到东京时，东条英机暴跳如雷，认为这是美国给日本的一份最后通牒，是不能接受的。在东条看来，满洲的得手是日本花了巨大的代价换来的，丧失满洲，就无法实行对中国北部资源的掠夺，这“意味着经济上要大难临头”。于是，东条英机责令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尽快实施对美作战计划，这次作战计划，是以“Z”字母命名的，实际上也就是偷袭珍珠港的作战计划。

早在 1940 年时，山本五十六就曾在一次军事演习中说：“进攻夏威夷是可能的。突然的致命的一击，就可以把停泊在珍珠港内的美国舰队打得彻底瘫痪。在美国重建自己的舰队之前，日本早已占领了东南亚，并且已夺得了所需的资源。”山本还认为，此次战役关系到日本的命运，必须竭尽全力。

东条英机一方面命令海军尽快将具体执行“Z”作战计划的方案提供上报，另一方面又命令当时侵华部队中的三个师团进行热带作战训练。大约在 1941 年的 6 月，日军在海南岛开始秘密进行热带作战训练。而对珍珠港偷袭作战的训练，则是在日本南部的九州岛进行的。训练十分保密，只有真正参与策划的人员知道训练的目的。甚至连航空母舰的舰长，佐世保空军基地的战斗机飞行员和富高轰炸机基地飞行员也不知道，训练到底针对的是未来的什么目标。

日军高空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驾驶员在日本南方的鹿儿岛海湾附近也进行了超低空的训练，这里码头的地标环境等与珍珠港有许多相似之处。飞机从 25 英尺的高度施放攻击鱼雷，进攻舰列。

以上各种秘密训练，搞了数周，飞机的投弹命中率日益提高，达 80%。山本五十六认为，如想取得偷袭珍珠港的成功，就必须假设美太平洋舰队主力舰船届时均停泊在珍珠港内，这样日军出其不意地进攻，就可致美太平洋舰队于死地。为此，东条英机责成山本指派一位海军情报专家吉川猛夫到夏威夷的日本领事馆去工作，倾尽全力，将有关珍珠港的最有价值的情报搜集到手：如不同时期在港内停泊的美军舰只种类和数量；美夏威夷空军基地的飞机机种和架数，以珍珠

港为基地的舰船动态，夏威夷岛屿防空火力配置；飞机和舰船的巡逻情况；舰船和军事设施的保卫措施等等。吉川每周做一次侦察汇报，他的重要情报得到海军军令部的高度重视，后来改为每三天报一次到每天报一次。其最后一份报告是12月6日发出的，报告内容如下：“六日珍珠港停泊舰船如下：战列舰9、轻巡洋舰3、潜水母舰3、驱逐舰17。此外，轻巡洋舰4、驱逐舰2已入船坞。航空母舰和重巡洋舰已全部出港，未在港内停泊。舰队航空队没有进行航空侦察的征兆。”

早在当年的11月5日，山本五十六即根据参谋总部的指示发布了“联合舰队绝密一号作战命令”。这份长达151页的命令里，概括了对美敌对行动开始后第一阶段内的海军战略，其中包括了对珍珠港的袭击，以及同时对马来亚、菲律宾、关岛、威克岛、香港等地地袭击。随着一号指令的发出，不到24小时，山本五十六又发出了第二号指令，将对美军发动攻击的时间初步定在12月8日。

11月10日，特遣舰队司令南云中中将发布了实施山本计划的第一号作战命令。十分显然，此时的东条英机是决意要对美国采取战争行动，正所谓箭在弦上。

随着战争日益迫近，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也日益尖锐。11月29日上午，东条英机在军政高级官员联席会议上，与海军提督冈田启介发生争执，东条英机大发脾气，叫嚷道：“请相信我们的话，我们有能力占领东南亚，并取得足够的石油。我们与德、意紧密靠拢，互相协助……我们必须击溃英国。印度是途中的一个目标，然后我们将配合德苏作战，在近东采取行动。”

东条认为，日本的海军有能力打败美国。日本准备长期作战，逐个攻下战略要地。他言辞激烈地说：“就算我们不打，结果又如何呢？我们不能向英美低三下四……我们已经丧失了许多宝贵的战机。”

12月1日，召开了御前会议。东条英机作为首相先发言，提出日本不能屈服于美国提出的退出中国和废除三国条约要求，而且，为了保卫日本帝国，目前的事态已经发展到了必须向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的地步。因此，恳请天皇陛下批准对美、英开战。东条英机说：“日本帝国正处在光荣与衰败的十字路口。如陛下决心开战，我们会竭尽全力报效皇恩。政府与军方会更紧密地团结，举国上下一致，确立必胜的信念，不遗余力地去实现国家的目标，以宽慰天皇陛下的心虑。”裕仁天皇终于批准了对美、英开战的请求。

天皇批准开战后3小时，山本五十六即用密码将进攻珍珠港的攻击令下达给各部。电报的内容是：“登新高山1208。”意思就是对美国夏威夷珍珠港的行动仍按原订预想方案进行。

在这之前的11月16日，进击珍珠港的特遣舰队（代号木户部队）即在内海口集中，它包括6艘航空母舰、2艘配备有14英寸大口径火炮的快速战列舰、2艘重型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9艘驱逐舰、3艘油船和1艘给养船。这是一支实力很强的舰群，其中“赤诚”“加贺”号两艘航母，排水量均达到3万吨。“飞虎”“苍龙”两航母排水量达1.8万吨。另外还有两艘当时最新式也是最大的航母“翔鹤”和“瑞鹤”号。6艘航母上有舰载战斗机81架，俯冲式轰炸机135架，高空

轰炸机 104 架，鱼雷轰炸机 40 架。

这些舰船，11 月 17 日出航时就实行灯火管制。灭灯航行，一艘艘按不规则的时间间隔，朝各自的航线驶出，但最后集结地都是一样的，即在东京以北大约 1000 英里的海面一处——千岛群岛中的择提岛。那地方港湾水深，夏季波涛汹涌，冬季却十分平静，正好便于当时攻击舰群的集结。在舰队向集结地进发的过程中，联合舰队规定，凡遇上别国舰船，一律予以击沉，以免暴露军事行动目标。也正是在舰队航行到一周之后，这次行动的真正目的地才向全体战斗人员公开。这支规模庞大的舰队正向珍珠港进发，而且已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

12 月 4 日，东条英机召开了联络会议，讨论向美国递交外交照会的日期。这份照会是一份最后通牒似的照会，决定在华盛顿时间 12 月 7 日中午 12 时 30 分交给美方。后来又决定推迟半小时，即 12 月 7 日下午 1 时交给美国国务卿赫尔。因为在东条英机想来，这种外交上的行动，完全是一种欺骗手段，要用来掩护军事行动，使对方放松警惕。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新闻媒介也根据东条英机的指令，大造舆论，转移世界的视线。

12 月 6 日夜，东条英机和其他军政要员均未入睡，他们在日军大本营指挥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展开偷袭行动——太平洋战争的序幕，终于拉开了。这一天正好是星期六，周末美军从上到下均以为太平无事，狂欢之后正入梦乡，哪里料想两股强大的日军战斗舰群正在向夏威夷的珍珠港逼近。12 月 7 日黎明时，日本联合舰队航母战斗群已抵达珍珠港北部约

200 海里处，南云中将命令第一批次 183 架飞机发起对珍珠港的攻击，以战斗机对付美军机场，并与美战斗机格斗，以俯冲轰炸机炸机场，鱼雷轰炸机、高空轰炸机的任务是投弹击沉美军各型战舰。

美军在几乎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遭受了日本十分猛烈的进攻，损失惨重：18 艘舰只被击沉或重创，188 架飞机被炸毁，159 架受损，死亡 2400 余人，重伤及失踪 2200 余人。幸亏当时太平洋舰队的航空母舰及重巡洋舰未停在港内，才免被击沉。

按照东条英机的指令，日军于 12 月 8 日，同时发起了对南亚的进攻。东条的方案是，日本南方军主要将摧毁美国、英国、荷兰在东南亚的主要基地，强占菲律宾、关岛、香港、马来亚、缅甸、爪哇、苏门达腊、加里曼丹等重要地区。为此，给南方军配属了 11 个师团，两个飞行集团。海军则配属了第二三舰队和南遣舰队，以及第 11 航空舰队，作战飞机约 700 架，人员约 40 万。

12 月 10 日，日军先占领了关岛和吉尔伯群岛中的马金岛、托拉华岛。12 月 25 日，日军攻占香港，驻港英军投降，12 月 21 日，日本军攻占泰国后强迫泰国与之签订了同盟条约。

令日军较伤脑筋的是马来亚战役。不过由于日军事前准备充分，情报准备，且作战部队受过热带丛林作战训练，攻势凌厉。尽管英军在数量上有优势，但还是抵挡不住日军的快速推进。1942 年 1 月 7 日，日军攻占吉隆坡；1 月 31 日，攻占新加坡南部的要塞柔佛海；2 月 15 日，又迫使守卫新加

坡的英军投降。

日军在大约 70 天的时间里，即由北向南横扫东南亚马来亚半岛 650 英里，战果可谓十分显著，以致于东条英机等得意洋洋，下令举国同庆。同时，这也使东条英机更加得意而忘形。他对内阁说，可以允许缅甸、菲律宾独立，但必须牢牢控制香港、马来亚、新加坡。

12 月 8 日至 10 日，日军还对马尼拉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了猛烈的轰炸，摧毁了麦克阿瑟的空军，并在吕宋北部登陆。1942 年 1 月 2 日，日军进占马尼拉，美军虽作了较为顽强的抵抗，但仍未能阻住日军的大举进攻。为保全面子，美国政府将麦克阿瑟调到西太平洋地区盟军司令的位置，麦克阿瑟悄悄地冲出了日军的包围圈。4 月 9 日，吕宋部队司令爱德华·金少将率 7.6 万名美军及菲律宾军投降了日本。

2 月 26 日，日军以航空战斗群进攻爪哇，先取得海战的胜利后，又在孔雀湾及北岸登陆，几乎毫无阻拦地包围了雅加达和万隆。3 月 8 日，驻守当地的荷兰军指挥官宣布投降。同日，日军还一举攻占了缅甸首都仰光。并迅速向滇缅公路推进。英军和中国国民党军一路向北撤退，其中国国民党军退到云南以南，靠着怒江的天险，挡住了日军的进攻。

东条英机一面积极对美、英、荷军队采取进攻态势，一面在东南亚地区做所谓的宣传，说日本是亚洲人的解放者，日军进入东南亚和南亚，完全是为了使这些地区彻底摆脱白人的殖民统治，以便完全独立，实现“大东亚共存共荣的新秩序”。

1942 年 1 月 21 日，东条英机在国会演说中说道：“大东

亚战争的关键，一方面在于确保大东亚的战略据点，一方面在于把重要资源地区收归我方管理和控制之下。由此扩充我方的战斗力量，同德、意两国紧密合作互相呼应，更积极地展开作战，一直打到使英美两国屈服为止。”并狂妄地提出：“战争即是建设，建设即是战争。”力主加强对占领区殖民主义统治，尽速建设东条英机所谓的“大东亚新秩序”。

十 危机初现

在太平洋战场，日军取得了初战的“胜利”，这使日本统治阶级欣喜若狂。东条英机从此名声大振，更加骄横不可一世。当时有人建议：日本应乘此有利时机，与美国进行和平谈判，以巩固既得的战果。东条根本不屑一顾，狂妄地声称：“就当前情况看……占领澳大利亚也很容易，这个时候不宜考虑和平。”这个战争疯子，已完全被日本的暂时胜利搞得忘乎所以了。

太平洋战场的胜利给日统帅部带来的并不是团结，而是不和。当初的战争计划是要攫取东南亚的原料，在占领地盘以后，应该使之成为要塞，在那里建立有利于海军长期作战的基地群。此时，陆军仍然认为要稳扎稳打，切忌轻举妄动。

然而，这一意见却遭到了海军的反对。日本海军在连战连捷之后，更加趾高气扬，它再也不愿意充当一个有限的防守角色了。为什么不能对澳大利亚、夏威夷和印度发动攻势？进攻这些地方势必要进行大海战，那就像爪哇海战一样，定能把敌人消灭。到现在为止，在征服整个东南亚的过程中，海军只损失不到 25000 吨的舰船，被击沉的最大军舰不过是一艘驱逐舰。

由此可见，在战争期间，从微观的局部地区到宏观的战争指导，日本陆海军战略思想经常发生分歧，并为解决这些

分歧而感到棘手。这种思想的分歧，大概是因地面作战和海上作战性质上的不同而产生的。而此时的东条首相实际上是支持海军的。最后争论的结果，对于海军主张的外国地区的作战，陆军统帅部只赞同：可以实施压制作战，但要避免战争中的大规模进攻作战。

1942年3月7日，日军大本营联络会议决定了《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其中第一项规定：“为使英国投降，促使美国丧失战斗意志，要继续扩大既得的战果，建立长期不败的政略、战略态势，并相机采取积极的措施。”规定相当含糊。陆军的着眼点放在“建立长期不败的政略、战略态势”上，而海军则注重：“扩大既得的成果”、“相机采取积极的措施”。虽经调整字句形成条文，但双方仍然同床异梦。3月13日，东条首相率两统帅部总长将上述《大纲》上奏天皇。

根据《大纲》的规定，日军对外围地区实施一系列作战，包括对锡兰岛的航空兵进攻作战，莫尔兹比港海路进攻作战和珊瑚海海战，斐济、萨摩亚、新喀里多尼亚作战准备，中途岛作战，阿留申作战。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珊瑚海战和中途岛海战。

1942年5月4日至8日，日本人在珊瑚海第一次受到警告。实际投入这场战斗的部队只是航空母舰，这种情况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战列舰没有参加战斗，只是防护自己不受敌机的攻击。结果双方各损失了一艘航空母舰。这场非决定性的战斗，使澳大利亚北部解除了来自日本的任何威胁，并使日本放弃了从海上攻占莫尔兹比港的念头。

另一场更为重要的海战于1942年6月4日至5日发生

在中途岛，这是一个环状珊瑚岛，距东京 4000 公里，距夏威夷约 1500 公里。而中途岛海战的导火线是詹姆士·杜立德中校率领的飞行特遣队对东京的轰炸。

在珍珠港被袭击后不久，罗斯福总统说过他要尽快轰炸日本本土，对这场“偷”袭作一次小小的报复。这么远的距离要轰炸谈何容易，看来也只能想想而已。但是，远程轰炸机可以从航空母舰的甲板上起飞使这一设想很快变成了现实。经过精心的筹划和严格的训练，于 1942 年 4 月 1 日选定 16 个机组执行这次任务。4 月 18 日中午，杜立德的飞行特遣队飞到日本沿海。他们掠过乡村田野，向目标——东京靠近。此时，发生了一件颇富戏剧性的事情。

日本军官中最重要的那个人物当时正乘着一架飞机准备切过美机的航线降落。那天上午，东条首相得到报告说敌人的一支特遣舰队在近海某处，但是首相乘飞机去视察水户航空学校可保安全无事。在东条的美国造的座机飞近机场时，从右方来了一架双引擎飞机。东条的秘书西浦大佐觉得这架飞机“样子挺怪”。飞机飞近了，连飞行员的脸都可以看见了，他猛然醒悟——是美国飞机！飞机一掠而过，一枪未发。

由于日军毫无准备，而且在那片国土上生存的是一个世代代以为日本本土决不会遭受攻击的民族，所以空袭非常成功。空袭的意义不在于对日本首都物质的破坏，而是对狂妄的日本人心理上的震撼。

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正是利用了杜立德对东京空袭所激起的情绪，成功地使一项带有双重目的的作战计划得到批准。这就是把美国残留在太平洋的舰队引诱到中途岛，然后一举

加以歼灭。

山本海军大将指挥的舰队相当可观，有近 200 艘舰只，其中有 11 艘战列舰和 8 艘航空母舰，母舰上共载有 700 余架飞机。为了分散美国舰队的力量，山本策划了一场对阿留申群岛的牵制性进攻。可是他哪里知道，美国的情报机构已经截获了日本的电报，从而使尼米兹海军上将知道了日本的真实意图。这样，就还有时间来加强中途岛的防空，特别是使用 B17 重型轰炸机。不过，美国的海军即使集中起来，在数字上还是不如对方（这还没有把山本徒劳地派往阿留申群岛的那两艘航空母舰和 4 艘战列舰计算在内），因为它们只有 3 艘航空母舰、7 艘重巡洋舰和 17 艘驱逐舰。

不幸的是，山本大将铸成了一个大错，他把自己的舰队分成了几支易受攻击的小舰队，而这样的编队很可能使他勉强优势大减。此外，因为它的航空母舰担负着摧毁中途岛防御工事和攻击美国舰队的双重任务，所以就被非常准确的时间表限制住了。也就是说，它们行动的自由是很小的。而且，山本五十六主要是依靠他的战列舰；航空母舰和潜艇只打算用来充当战列舰的前卫和防护，因此就不能得到使用舰载飞机所可能产生的好处；最后，日本潜艇未能在恰当的时间到达指定地点，日军对美国舰队的秘密集结也一无所知。

战斗是在 6 月 4 日日本空袭中途岛上的设施时打响的，假如日本人当时就登陆的话，这个岛就必然当场投降了。美国人击落了 43 架日机，这些飞机本来是在几小时以后的海战与空战中需要使用的。当时，美国飞行中队是在这些日本飞机从中途岛返航而缺少燃油和弹药时向它们发动攻击的。日

本有 3 艘航空母舰被摧毁，而美国只被击沉了 1 艘。主要是因为山本大将在战斗中又犯了一个战术上的错误：他把航空母舰编成密集队形，这就使它们成了万无一失的目标；而它的美国对手却把舰只相隔适当的距离，使它们不致遭到对方所遇到的那种攻击，而又足以使它们能够相互支援。

虽然日军还没有机会使用战列舰，而他的舰队的火力又较强大，但由于完全缺乏空中支援，日舰队还是撤退了。美军追击了两天。在探照灯的照射下，美国飞机又炸沉了日本的 1 艘航空母舰、1 艘战列舰、1 艘巡洋舰和 3 艘驱逐舰。这次追逐战于 6 月 7 日结束。

中途岛海战的结果，日本损失了 4 艘重型航空母舰、1 艘战列舰、1 艘巡洋舰、3 艘驱逐舰和 332 架飞机。美国则损失了 1 艘重型航空母舰、1 艘驱逐舰和 150 架飞机。这一结果使海军力量对比变得对美国更加有利。从此，进行战争的主动权逐步转到了盟国手中。日本在太平洋上横行霸道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海军犯了一个大错误。”在一次为德国和意大利使馆人员举行的晚宴上，参谋次长田边盛武中将悄声对东条说。

“在中途岛？”不爱讲话的东条英机问道。

“是的。他们丢了 4 条母舰。”

东条禁不住说道，海军不听陆军的劝告，硬要打这一仗。接着，他又说：“切不可把这个消息泄露出去。要绝对保密！”

次日，东条英机觐见天皇，他对中途岛失利只字不提。在通常情况下，天皇对日军的战况了如指掌。

在日本，东条关于失败要保密的指示得到了贯彻。从被

击沉的船只上回来的幸存者被隔离起来。中途岛的真相既没有告诉公众，也没有告诉高级官员。6月16日，日本大本营宣布，帝国终于“确保了在太平洋上的皇威”，这场战争“确系一战而成定局”。为了庆祝胜利，欢欣鼓舞的东京市民还举行了游行。

然而，东条政府可以利用这些假象欺骗日本人，却无法掩盖太平洋上出现的战场危机。

此间，德国强烈要求日本从远东进攻苏联一事也困扰着东条政府。起初，东条英机请德国外交官转告希特勒，日本军队已打算对海参崴突然袭击和在海兰泡地区实施吸引苏军兵力的战役，以便在下一步把日本的势力范围扩大到贝加尔湖。但是，东条政府根据自己的民族利益，分析了局势，最后决定：在获得德军在苏德战场进攻结果的情报之前回避制订具体的计划。军事行动的进一步发展情况最终使日军大本营不得不放弃了对苏联的进攻。

但是，中苏边境却始终牵制了大量的日军部队。

除了太平洋战场和中苏边境给日军大本营形成压力之外，亚洲被日本占领的各国的进步力量都奋起与日本军国主义作斗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开展了抵抗侵略者的斗争，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克服了严重困难，坚持抗日战争。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游击队也展开了积极的武装斗争。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削弱了日本侵略军。

另外，在经济方面，东条政策也已不堪战争的重负。战争对主要工业品的需求不断增长，但实际上东条政府并未能

增加国内煤、铁、石油的产量。以煤为例，1942 年供给只满足了需求的 71.7%。不过，1942 年底至 1943 年初，日本武器装备的生产除坦克和舰艇外，还是有所增加，基本上还能满足陆军和海军的需求。其原因在于从被占领国运进了更多的战略原料和压缩了非军工生产部门，以及日本工业的努力和残酷地剥削劳动人民。例如，从 1942 年 3 月实行了新的 12 岁至 70 岁的男女公民劳动义务法。这部法律对劳动人民来说无异于服军事苦役。然而，随着太平洋战场局势的变化，日本利用占领区原料的可能性大大减少。这对在经济方面很大程度依赖从占领区进口原料的东条政府来说，真是雪上加霜。

为了支撑和扩大侵略战争，东条英机在政治方面不断强化国内法西斯体制。对美开战后，东条内阁立即以“非常措施”之名，颁布《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等临时取缔法》、《战时犯罪处罚特例法》，逮捕与左翼运动有关的人士，实行白色恐怖。东条政府还通过部落会、町内会、邻组等地域组织，把法西斯统治的触角伸入到一般国民生活之中。

日本国内政治形势的紧张，以及粮食和鱼等主要食品的匮乏，使得日本民众对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和战争带来的贫困越来越不满。日本报刊透露的关于德国法西斯军队在苏德战场节节失利的消息也引起了一定的恐慌。企业中旷工和罢工的次数增加。例如，1942 年秋在“古河矿业公司”（栃木省）和“日立机器制造公司”（东京）爆发了罢工。

中途岛海战之后，东条政府在军事方面逐渐转为守势；经济形势日趋严峻；政治方面已暴露出不稳定因素。但这一切

都还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东条英机的统治地位，不过，它们给东条政府带来的危机已经显现出来了。

十一 战场溃败

东条英机是一个狂热的法西斯分子，他一贯全力支持侵华战争，疯狂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解放区实行“囚笼政策”。

解放区军民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在对敌斗争中，地方民兵和游击队为了对付强大的敌人，发明了地道战、地雷战、交通战，充分反映了人民战争的特点。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据统计，1942年7月至1943年7月，八路军、新四军共作战27500多次，毙伤俘日伪军近20万人，胜利地粉碎了东条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打退了国民党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解放区的面积不断巩固和扩大，为全面反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中国人民对日寇进行的反抗斗争以及中途岛海战等太平洋战场上的一系列战事，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变化。随着战争的延续，日本的战线越来越长，东条政府的战争经济也日趋恶化。形势的转变促使东条首相采纳外相重光葵的建议。

即对占领区，需要进一步贯彻“怀柔政策”，给予某些国家以假独立，诱使他们和日本“团结合作”。实行“以战养战”，共同抵御盟国的反攻。

在国会中，东条英机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大讲什么“亚洲是亚洲人民的亚洲”，要把亚洲“解放”出来，给予“政治自由”，大力推行所谓“亲善睦邻”政策。

在这种蛊惑人心的宣传和欺骗政策的掩盖下，1943年7月，东条首相亲自出使东南亚。在新加坡，他与占领军物色的缅甸元首巴莫博士会晤。他还安排了与印度反对英国而与日本友好的领导人苏布哈斯·钱德拉·鲍斯的会谈。在很短的时间里，缅甸、菲律宾相继宣布独立，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也宣告成立。当然，这些新政府都是日本的傀儡。

1943年11月5日，在东京国会大厦召开了“大东亚会议”。缅甸、伪满洲国、汪伪政府、泰国、菲律宾和印度都派出了代表团。与会代表对东条政府摇尾乞怜，大加捧场。会后，还一致通过了所谓的“共同宣言”，号召“在正义与互相尊重独立、主权和传统的基础上，建立共存共荣新秩序；在互惠基础上，努力加速发展经济；结束任何形势的种族歧视”。

东条英机对他导演的这场“大东亚新秩序”的闹剧十分满意。日本报纸称这次会议是“骨肉兄弟的激动灵魂的团聚”，是世界历史上一次最大的盛会。

然而，只要人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在这表面和平的背后，是东条政府对占领区人民肆意的压榨、疯狂的掠夺、残酷的剥削和血腥的屠杀。

仅以中国沦陷区为例。日寇银行滥发无准备金的伪钞；低价收购甚至是无代价地征收农产品；日寇几乎夺取了沦陷区的全部工矿企业。另外，沦陷区的壮丁也成为敌人掠夺的对象之一，再加上敌人残酷地屠杀和奴役，使农村劳动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沦陷区人民的政治生活自由被剥夺殆尽；经济生产更是痛苦不堪，每日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

但是，沦陷区人民并没有屈服于日寇的淫威。他们利用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武装起义等各种方式进行英勇顽强的反抗。这些反抗对打击和动摇日伪统治，起了一定作用。

在太平洋战场，盟军于1943年5月夺回了阿图岛，8月中旬又收回了基斯卡岛。盟军在阿留申群岛和西南太平洋的进攻，迫使东条英机重新规划他在太平洋上的战略行动。

1943年9月30日的御前会议上，东条政府和大本营制定了《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其中规定：“在太平洋及印度洋方面，包括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内南洋（中，西部）群岛及西部新几内亚、巽他群岛、缅甸这一圈子，为应该绝对确保的重要地区”。

与此相对立，美国战略计划人员一直在寻求打败日本的途径。他们认为只有“通过中太平洋全面作战，南北两翼进行支援”才能击败日本。美军先后占领了马金、夸加连、埃尼威托克等一系列重要的岛屿。1944年2月，美军又对战争初期被称为“太平洋上的直布罗陀”的特鲁克进行袭击。

这一连串的灾难和美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促使东条的朋友兼顾问佐藤主动向他建议：“我们应该撤到菲律宾，在那里

一决雌雄。”

“你跟参谋本部商量过吗？”东条阴沉地问。

“问题就在这里。参谋本部肯定反对这样一个计划。我认为应该说服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放弃卡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退到菲律宾。”

东条涨红了脸：“去年，在一次御前会议上，我们把最后防线定在马里亚纳群岛和卡罗林群岛！你的意思是说，半年以后不打一仗就把它放弃？”

佐藤坚持己见，并强调说：“我们应该集中全部力量打好最后一仗。然后展开和平攻势，求得体面地解决。”

东条打断他的话：“别再提‘和平攻势’了。如果你我一提‘和平’，整个部队的士气就垮了。”

事实上，战争进行到这个时候，希望“和平”的不只是佐藤一人。在军方也有人暗中为谋求和谈而活动，情报专家高木訥海军少将就是重要代表。他对于海空力量损失的分析，使他得出结论：日本打不赢这场战争，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解除东条的职务，立刻探求和平，不管后果如何。当他的将东条赶下台的愿望没能实现的时候，高木焦躁起来，他认为只有把东条英机杀掉，赶快同交战国和谈，才能使日本生存下去。

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也有许多重臣认为日本的困境完全是东条领导的结果。他们都主张解除东条的首相职务，应该让一位能立刻与盟国进行和谈的人接替东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条英机见势不妙也在暗中寻求“和谈”。一天夜里，他秘密召见德国大使欧根·奥持将军，建

议德国和日本秘密地与盟国接洽，提出“和平”。德国的答复很婉转，但却是冷淡的。德国缺乏热情，使东条感到沮丧，但却没有就此放弃求和的努力。当年夏末，来栖大使从美国回来。在为他接风的宴会上，东条把他拉到一边，当着杉山的面对他说：“请安排早日结束战争。”这话从东条的嘴里说出来使来栖吃了一惊，他说：“发动战争容易，结束战争难啊！”

与此同时，日本舰队和商船的损失，正像水银柱一样，随着天气的炎热，逐日上升。严重的时期每个月损失达 26 万多吨。其中大部分是由于美国四处袭击的潜艇造成的，这对日本补给线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另外，山本五十六和古贺峰一相继在乘坐飞机去前线的途中死去。联合舰队不到一年失去了两位总司令，这对东条英机无疑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1944 年 5 月，丰田副武大将被任命为联合舰队新的总司令。东条英机和大本营向丰田发出“阿号作战”命令，要求“集中大部分的决战兵力，一举消灭敌人的舰队，挫败敌人的进攻意图”。

东条的命令刚刚下达，美国第五舰队已开始准备对马里亚纳群岛的进攻。1944 年 6 月 19 日，在对塞班岛进行了多日空袭之后，美海军陆战队在大量坦克和炮兵的掩护下，开始在塞班登陆。于是，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便命令决战。丰田副武大将在命令中强调：“皇国兴废，在此一战。全体官兵，奋发努力！”

战斗中，日本机动舰队发动了四次攻势。第一次出动飞机 69 架，被击落 42 架；第二次 128 架日机只有 31 架安全返航；第三次有 7 架日机被击落；第四次攻势，日舰队出动 82

架飞机，只剩 11 架逃回日本母舰。在这次持续了 8 小时的激烈空战中，日本第一机动舰队只打下美机 15 架，而自己却损失飞机 217 架。从此日本的海军航空部队一蹶不振。

1944 年 6 月 19 日这一天，对日本机动舰队来说，是灾难深重的一天。不仅它的航空部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它的旗舰、重型航母“大风”号和另一艘航空母舰“翔鹤”号被美舰鱼雷击中，相继沉没。

马里亚纳之战，以日本的惨败而告终。美国人称这次海战是“马里亚纳群岛火鸡大狩猎”。美国第五舰队大败日本海军之后，便大力支援向塞班岛进攻的美军，从而大大加速了他们的胜利。6 月 30 日，美军拿下了塞班岛。8 月 10 日他们又占领了关岛。

至此，马里亚纳群岛，这座被视为保护日本本土的屏障，所谓太平洋上的“防波堤”，就完全落入盟军之手了。日本同加罗林群岛的联系被切断了。同时，美军取得的后勤基地、潜艇基地、空军基地对日本的海上运输甚至日本本土都构成了威胁。特别是新的潜艇基地，可以袭击日本同南洋各地的运输船舶，即可以部分切断日本的海上交通线。这就迫使东条首相和大本营决定打通横贯中国大陆的交通线，使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恢复通车，经由印度支那保持日本与南洋地区的交通联系。另外，在缅甸北部，日本侵略军在美、英、中、印联军的打击下，也处于绝望境地。所以日军更急于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妄图阻止盟军在太平洋地区推进。

在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治军事路线影响下，国民党政府一些爱国将领无法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

另一些人以保存实力为目的，一见日军压境就望风而逃。这样，日军于 1944 年 12 月 10 日打通了中国大陆交通线。

从中国战场的局部来看，这是日军在中国大陆取得的最后一次胜利；但是，从日本战略全局来看，无异于作茧自缚，反而使日军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况且，即使在中国战场，日军传给东条英机的也并非都是捷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于 1944 年开始发动局部反攻。由于侵华日军集中力量进行豫、湘、桂战役，在其余广大占领区防守力量相对薄弱，这就使八路军、新四军更易于进行局部反攻。在这一年里，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战场都取得了很大的战果。仅华北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就毙伤日伪军 3.8 万余人，俘日伪军 3.5 万人，收复县城 11 座，解放人口 500 余万，收复国土 6 万余平方公里。

1942 年 7 月至 1944 年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损失重大；缅甸境内的日军已处绝境；各沦陷区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风起云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不失时机地打击敌人，巩固和扩大了各解放区……

日本侵略军已是强弩之末。随着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德国法西斯的末日即将来临。显然，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日本法西斯政府的全面失败也为期不远了。

十二 政府危机

在战争的头两年，东条统治着日本，以外界的观察看来，他成了不亚于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的独裁者。1942年4月，东条与他的亲信武藤彰将军以威吓和贿赂相配合的手段保证了新国会的选举，使新国会的成员大部分是军方提名的人选。随后，又把各旧政党合并为翼赞政治会。企图创建一个极权主义的一党政体。在用上述办法谋求降低国会和政界人物作用的同时，东条任命他自己在军队中的死心塌地的追随者为“宪兵队”这一盖世太保式军警恐怖组织的高级指挥人员，旨在保证他在政界和军界一切方面的个人优势。东方会的领袖中野正冈所遭到的命运，就是东条利用这一罪恶组织的一个例子。虽然东方会的纲领带有极权主义的味道，但它是反对东条统治的。1943年8月，东方会被宪兵队解散，中野本人被迫在同年10月自杀。在内阁里面，东乡外相是唯一有独立见解的内阁成员，但也因大东亚省的问题而被迫辞职。

大东亚省的问题始自1942年3月。为了加强在日本和被占领区之间建立特殊关系，东条英机决心成立一个特殊机构，来主管并调整对这些地区的政策。东乡外相强烈反对这一计划，原因在于假使拟议中的“大东亚省”成立，那将大大削弱已经非常有限的外务省的权限。东乡起初希望，通过他拒绝同意这一计划，同时拒绝让出自己的职位，能迫使整个东

条内阁辞职，他对东条通常处理事务的方式已越来越不满意。但他估计错了，因为陆海军赞成建立新的省。汤泽和东条内阁的其他文职人员不太热心，但也不准备支持东乡倒阁的尝试。当所有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时，东乡外相深深感到自己要推翻内阁的愿望是达不到的，他也不可能说服东条作出妥协，因此除了辞职以外别无他法。暂时由东条自己兼任了外务相。1942年11月，根据天皇敕令，正式成立了大东亚省。

然而，东条首相的地位并不是坚如磐石，与希特勒的独裁统治相比，东条政府中始终潜藏着许多危机。

第一，东条英机把以前所有政党合并成一个组织，并没有使这些政党的竞争完全结束，而其结果，它也并不真正等于德国的纳粹党。纳粹党清除了一切有组织的反对派，而且只要这个党由希特勒指挥，就不可能在政治上有效地反对希特勒。只有在德国国防军的将领中才可能出现反对他的密谋，而这些将领的种种图谋总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希特勒把他的政敌或者杀掉或者关押，而东条只是击败了他的政敌。

第二，尽管东条英机作了种种努力，他从来没有能够把日本的实业家置于绝对从属于他的地位，也未能任意驱使他们竭尽全力为日本的战争效劳。东条为了提高军事生产，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由国家调整经济，加紧剥削劳动人民，以及从占领区榨取资源。全国的经济生活仍然完全控制在日本一些最大的垄断组织，即“财阀”手里，其中“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四巨头占主导地位。实际上，财阀在暗中进行了大量阻挠和破坏活动，加之一般的缺吃少穿的工人中所滋长的不满和厌战情绪，使东条机在1942年以后为组

织和增加军火及其他军需品生产所作的为时已晚的努力，归于无效。甚至连在日本的英国战俘也看到了这种迹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总人口为 7700 万人，其中有工作能力的男子为 2340 万人，妇女为 1400 万人。此数中有近 400 万男子在部队服役。为了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充分利用劳动力以利于军工生产，采取了许多实际上意味着由垄断组织对劳动人民实行奴役的措施。这意味着对工人的掠夺，因为工人连最低工资也得不到。战时日本的劳动人民除大米外没有别的配给。而大米的配给标准是每人每天 330 克。半饥不饱的生活导致死亡率升高。1938 年，东京居民每 1000 人中死亡 13 人，至 1943 年达 22.6 人；大阪市每千人的死亡率由 13.4 人增至 25.7 人。到了战争后期，原先配给的净米中已经不得不掺入高粱、玉米和大麦。长时间食不果腹，使人们衰弱无力。据工厂统计，23% 的缺勤是因工人体力衰竭所致。

第三，也是最不利于东条英机担任着首相职务的，也许是他没有能力对武装部队本身进行全面控制。他干脆把军队中他所有不喜欢、不信任的非嫡系将领解职或赶到遥远的部队里去。在这些人中，有新加坡的征服者山下奉文将军，他在新加坡呆了没有多久，就被调到中国东北的一个不太重要的部队里去了。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人，东条首相不能这样傲慢地对待，其中有东南亚战区司令官寺内元帅。因此，东条无法清除在军队内部的所有派系分歧。

第四，东条英机首相无力缓和陆军与海军之间长期的勾心斗角。海军大臣鸠田大将的确是他的亲信，但是在海军中有一种日益增长的抱怨情绪，认为在物资的分配、特别是飞

机的分配方面，偏向陆军。1943年9月30日御前会议提出的任务是：“为取得决定性胜利，必须紧急加强军事实力。”据认为，增强陆、海军航空兵的战斗力对于完成这一任务具有特殊的作用。大本营认为：为了在1944年实施军事行动，日本武装力量需要45000架飞机，这已经超过日本航空工业生产能力一倍多。但是海军提出他们需要26000架飞机。这样一来，则势必打破陆海军之间的分配平衡。尽管东条首相尽力协调，但两军统帅部各不相让。最后，只得再多拨3500吨铝给航空工业部门，要求他们生产出50000架飞机，两军平分。这样比海军的26000架只少1000架。

海军中对物资分配的抱怨情绪使两个军种之间的鸿沟扩大到各自试图控制自己所需要的每一种物资的生产而不给予对方的程度。1943年11月，东条建立了一个军需省，但也没能结束这种不良情况。陆军甚至坚持要自己建造潜艇供运输需用，而不要海军建造。东条政府为了解决陆海军统帅部在船舶方面的需求矛盾，还曾求助于德国法西斯，想从希特勒那里取得50万吨船舶和100万吨钢材，但是希特勒也正如热锅上的蚂蚁，自顾不暇，结果交涉了一个月，只弄到了1万吨特殊钢材，对日本政府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危及东条政府生存的第五个方面是东条不消除内阁和统帅部之间的分歧。1944年2月，当他的地位处于危急状态时，他试图通过自己兼任陆军参谋本部总长并让鸠田海军大将兼任海军军令部总长来解决这一问题。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东条英机于2月18日夜拜访木户幸一内大臣，表示为了密切统帅和军政的关系，进一步加强

陆海军的配合，自己想兼任陆军参谋本部总长。次日，又向鸠田海军大将谈了自己的决心。鸠田认为：海军也应采取同样的形式。但是杉山参谋总长，山田乙三教育总监反对东条陆军大臣的意见，双方进行了激烈争论。但东条英机最后说，天皇已私下答应，这样便一句话定了乾坤。总长、总监也只好以“临时特殊情况，同意兼任，下不为例”作为前提表示赞同。三长官会议在东条陆军大臣的意志控制下闭会。鸠田海军大臣也以类似的方式取得了兼任。

但是，用东条英机自己对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讲的话说：“我很遗憾，已经太晚了，干不了什么事情了。甚至用这个办法我也不能插手海军统帅部的事务。”

日本最初的胜利掩盖了这些政府危机。然而，以后的失败使这些不利于政府团结和加速政府分裂的潜在势力越来越大，并且不断在挖东条政权大厦的墙脚。

仅以兼职一事为例，东条上将一人兼任首相、陆军大臣、陆军参谋本部总长。东条英机这样做是企图通过国务和统帅的首脑人物在人事上的结合，达到国务和统帅一体化之目的。但不管怎样，这与日本军队传统的、铁的法则——“统帅和政务在本质上不能混为一谈”相比，还是一种完全破例的措施，因而遭到来自军内外的诸多批判。与其说它带来了好处，不如说权力和事务过分地集中到一个人手里，还产生了使人们疑惑、不满以及政策不廉明、不彻底等弊端，随着战争形势的紧迫，这些情况逐渐表面化。当时在御殿场静养的秩父宫曾三次表示不同意。

1943年春天，一个确凿的反对东条英机的密谋开始在重

臣（即担任过总理大臣的一些人）之间酿成。其中，东条英机的老对手近卫是发起者。近卫感到有失败的先兆，并且一直提心吊胆，唯恐接着会有一次共产主义革命。近卫首先物色了两个心腹：内大臣木户侯爵和另一个高级宫廷官员松手侯爵。3月底，木户和同样急于要尽快看到战争结束的天皇谈了一次。从那时起，包括若槻、平沼和冈田在内的重臣们定期召开秘密会议，在会上讨论推翻东条和停止战争的最好办法。冈田有一个女婿叫迫水久恒，是内阁企划厅的成员。迫水一直向重臣提供真实事态的情报，与东条内阁所提出的虚假的胜利喜报恰成对照。1943年4月，重光接替谷正之担任外相，这样，重臣们在东条政府里就有了一个与他们看法一致的人。

第二步是试探天皇的弟弟高松亲王，看他是否愿意领导一个旨在谋求恢复和平的新政府——这种和平意味着结束日本对大东亚的控制，因此只有具有亲王地位的人才能劝使军队接受这种和平。但是，这件事没有立即奏效，而且主和派在建议什么样的和平和实现这种和平的最好办法等问题上，实际上意见并不完全一致。木户考虑了一个解决办法，即通过日本和其对手达成的协议使日本的战前领土保持原状，并承认日本在战争中占领的领土独立。按照以上所提出的方针，即用一批新产生的弱国来代替西方列强原来的殖民地，并保证日本对这些新国家的自由经济来往，这样实现和平将使日本实际上仍是受益者。

总之，由于东条首相没有结束国内政党间的竞争；日本的财阀们对东条加强军工生产的努力，在暗中进行阻挠和破

坏活动；军队内部派系林立；陆军海军之间长期勾心斗角；东条内阁与统帅部之间还存在着很多分歧，东条政府已经岌岌可危了。以近卫为首的一批重臣又有组织地计划倒阁，东条英机首相的下台是指日可待了。

十三 引咎辞职

中途岛战役日军损失了航母 4 艘、重巡洋舰 1 艘、飞机 332 架，从此日军开始丧失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战略主动权，太平洋战场出现了新的转折。美国加强了潜艇战，日本舰船的损失不断增加。在北面，由尼米兹海军上将指挥的美军于 1943 年 8 月消灭了阿留申群岛上的全部日军；在南面，美军先后攻占了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在太平洋中部，美军先后攻占了马绍尔群岛、吉尔伯特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

在中国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的力量不断巩固和壮大，人民的武装越战越强，他们抗击着 2/3 以上的侵华日军和 90% 以上的伪军，他们继续粉碎日军的“扫荡”，并开始了局部的反攻，使解放区逐渐恢复和扩大。侵华日军越来越感觉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才是自己的强敌，也可能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在日本国内，生产水平日益下降，许多民用的企业转为军工生产，妇女和儿童成了重要劳动力，60 岁以下的男人大都上了战场，因而劳动力十分匮乏。汽车、火车拥挤不堪，秩序一片混乱，人们偷东西、砸车窗，到处是宪兵，也到处是怨声。日用品减少，食品定量供应，衣服、布料贵得吓人，煤气和木炭也少得可怜，许多娱乐场所关闭了，小酒店偶然尚可看到对一切都失去兴趣的醉汉和老人。日本人的生活变得

日益艰难，日本的侵略战争不仅使中国、朝鲜和东南亚各国深受其害，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日本军队在中国和太平洋战场的连续败北，在日本人民中间增长了忧郁不安的情绪，在军人和政界人士中也经常流露出愤恨和不满，而这些愤恨和不满很自然地就集中到了头号战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东条英机身上。

塞班岛的惨败，日军有 4.1 万余人战死和自杀，3 艘航母和 2 艘油船被击沉，4 艘航母、1 艘战列舰、1 艘巡洋舰和 1 艘油船受到重创，损失飞机 450 架。这一战役使日本国民增加了不满情绪，几乎到处都能听到私下对政府、对军队丧失信任感的议论，所谓的国民战斗意志日益消沉，东条内阁为给国民打气，利用新闻、广播媒介大力开展了“制止牢骚”的宣传运动，声称“不满恰似落入敌人陷阱”。为减少不满情绪，还禁止传播政府管理以外的情报消息，采取了彻底统治情报的对策。能听到海外广播的短波收音机早就被禁止使用，现在又反复强调：“只要发现使用短波收音机者就要严惩不怠！”为此东条控制的舆论工具——各种报纸都登出了醒目标题《严禁了解情况》、《杜绝谣言》等等。新闻审查也加强了，对敢于报道战场真实情况的报刊，政府立即查封。《中央公论》、《改造》两杂志被迫歇业，其理由是：“两社在营业方针和指导国民的思想上显然存在着难以容忍的事实。”

然而，民意是不可欺的，消息也是封锁不住的，日本国民一经了解了日军败北的消息后，怒声迭起，人们开始嘲笑东条，给公开发表演说和广播讲话支持战争的东条夫人起了外号叫“东美龄”，意思是说，她和中国的宋美龄一样，支持

独裁丈夫的战争事业。可怜的是她（东条夫人）在塞班惨败后经常接到一些匿名电话，问她的丈夫自杀了没有？

其实，这时不但有人盼着东条自杀，而且也有人想暗杀东条。海军中将高木等人就想用机枪伏击东条；陆军也并不是铁板一块，一个刚从中国调回大本营的津野田少佐，与东亚联盟东京分会会长牛岛达熊一起，密谋在祝田附近皇宫前广场趁东条的汽车拐弯放慢速度时向他扔一枚特制的氢氰酸炸弹。这种炸弹是日本毒气学校研制的一种称为“茶瓶”的反坦克秘密武器，它看上去像一只洋葱头，是玻璃制品，里边装氰气液体和铜粉，瓶子一碎立即发生化学反应，喷射出致命的氰这种剧毒气体，它在 50 米以内能使生物中毒后死亡。然而由于天皇幼弟三笠宫亲王的告密，使暗杀计划破产了，宪兵将牛岛和津野田逮捕并判了死刑。东条的专断行为，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严重不安，天皇的三个弟弟及重臣们对此都十分关注，他们认为日本的困境完全是东条领导的结果，因此解除东条首相职务势在必行。

面对国民普遍不满的情绪，面对政界和军界的抱怨，东条越来越感到不安，如果不能取得重臣和达官显贵的谅解和支持，那就意味着内阁的倒台。为此东条去拜会了宫内大臣木户，木户曾提名东条当首相，在过去几个月的危机中木户也是一直支持他的。然而，这次东条却碰了一鼻子灰，木户的谈话使东条大为扫兴。木户指责了东条总理、陆军大臣兼总长为一身的过于集权的做法；由于身兼数职就必然难于集中精力指挥作战；最后是对重臣关注不够，东条越听越不耐烦，因为主要谈的是军队问题，就以不允许介入的口气生硬

而武断地说：“那么今天就谈到这里吧！”说着他便站起来，“砰！”的一声，把门关上，拂袖而去。东条一走，木户立刻到了在御文库等着他的天皇那里，报告了会谈的情况。

东条则径直回到了自己的官邸。他的好友兼顾问佐藤贤了、富永和秦三位将军正等着他。一见面东条就说：“木户的三条意见大概是在逼我辞职。而重臣们像是在一味地搞倒阁运动。从木户对我的反常态度看，天皇对我已失去信任。既然他们都是如此态度，我就没有任何理由在职位上再停留一天了。”说者情绪低落，听者也变得懦弱了，然而像是要给东条打气似的佐藤却大声说：“大臣，您与平时不同，怎么变得这样软弱了！在战争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在这种激战时刻，中途换马怎么行？除了削弱军队士气，长敌人威风，加速战败以外，别的还有什么用呢？”他建议东条任命米内海军大将接替岛田。因为海军内部对海相依附东条、指挥不力非常不满，一些重臣和将军们甚至认为岛田是东条的走狗。这样做就能安抚海军以及近卫那样的所谓“开明派人士”。但是大义灭亲解除岛田职务实在让东条难以启口，三年来岛田一直忠诚地支持东条，使海军能听他调遣。然而佐藤劝东条一定要以大局为重，不换掉岛田海军以至重臣在目前就难以安稳，他说：“不管怎样，你都得‘灭’岛田。你对岛田所承担的义务是私人交情，但是要从大局出发就要辞掉海相岛田，况且倒阁的背后有和平阴谋，战争是你发动的，你不能中途甩手不管，所以换掉岛田，平息众怒，是您渡过难关的上策。”这样一分析东条似乎豁然开朗了。

东条把岛田唤到首相官邸，提出让他辞去海相职务的要

求。岛田没有过多地讲什么就同意了，他说：“在这种战局下，为了遂行战争，并极力避免政变，所以我离开后能使情况好转的话，我就很高兴地离去。”他又说：“不过，离任后我的担子轻了，但留给您的，我认为是任重而道远。为完成大任那就请您多多保重吧！”岛田的眼里含着泪水，与东条握手道别，侵略中国的刽子手东条也为老朋友去职失声痛哭，联想三年来他们亲密的合作，如今朋友如此下场，东条心里也充满愧意。

第二天岛田送了辞呈，但与佐藤的估计相反，反对派并未就此罢休，木户也是如此，他在近卫的鼓动下，答应把“重臣”对东条的意见奏明天皇，显然反对派的真正目标是东条，其盼望的结果是倒阁。此时“重臣”的意见比较一致，在聚会中米内大将向大家透露，他刚才拒绝了请他入阁接替岛田的邀请，他表示就是东条亲自请他，他也绝不出山。当然重臣稍有异议的是阿部信行陆军大将，他主要是耽心能有多大把握保证“倒阁”后能成立一个更好的内阁。最后“重臣”们搞出了一个除阿部之外大家都同意的决议：“帝国如欲渡过当前之巨大难关，必须给国民的精神注入新生命。全体国民必须同心协力。部分改组内阁毫无用处。必须组成能坚定前进的新内阁。”

正当“重臣”们在密室里起草倒阁决议的时候，东条首相在他的办公室里与他的顾问们也在研究为什么米内拒绝入阁的问题。最后受东条委托由佐藤亲自说服米内，然而没能如愿。佐藤回到东条的办公室已是凌晨两点。此时东条似抽着香烟在发愁，整个房间乌烟瘴气。

佐藤进来后第一句话就是：“请辞职吧，首相！”东条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我将在明天上午谒见天皇，请你用书面写下我的辞呈吧。”佐藤坐下来开始动笔，他心里明白东条发动的这场战争完了，一切都失败了。

第二天东条在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上，用沮丧的语调对内阁说，由于塞班的失陷，他决定辞职，然而日本将来战败的责任不在他，而在“重臣”和迫使他辞职的人。然后他又说：“我必须要求你们全体辞职。”众大臣们低着头各自写着自己的辞呈。东条看着这失败的一幕心绪万千，正好是四年前的这天他当上了陆相，不久又窃取了首相和军需大臣的职位。如今独占亚洲的“宏图大业”还未最后实现，就要下台了，怎能不令人伤心。大臣们走后他仍然心潮起伏，他想到四年前自己也是在这里多么神气，那时野心勃勃，他曾发誓要用东洋战刀征服中国、征服印度支那、征服东南亚，最后征服整个东方世界，那样他就可以和他的盟友希特勒平分秋色了。他当上首相 50 天后就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并接连侵占了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那时的他有多神气，人人对他敬畏，真是不可一世，而今，这场经他发动的战争连遭失败，几十万日本男儿的生命丧在他手，国民恨他，“重臣”怨他，他深深地感到他现在成了众矢之的，下台后会好些吧！

东条的辞职，使他夫人倒是松了一口气，她想再不必担心有人暗杀自己的丈夫了，至少现在暂时是这样。高木将军取消了他要枪杀东条的计划。东条从此也成了纯粹起咨询作用的高贵的“重臣”了。

接替东条的是号称“朝鲜之虎”的战争贩子小矶。尽管

他有与东条一样的野心，也有把侵略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然而等待他的仍然是失败的命运。

十四 末日黄昏

东条下台后，日本的战局仍然是每况愈下，小矶国昭首相并不能扭转败局。1944年10月的菲律宾莱特湾战役使日军地面部队伤亡7万多人，美国也伤亡1.5万人；1945年2月开始的硫磺岛战役又使日军伤亡2.3万多人。这两个战役之后美军加强了对东京和日本其他本土的轰炸。3月的一次夜袭，在东京市区就倾泻了数以千计的燃烧弹，巨大的火球在建筑物间窜跳着，浓烟和热浪翻滚着，街上到处是倒塌的楼房、死尸，有16平方英里的东京市区被烧为平地，有十几万人丧生。

国外战场连续失利，国内生产更大幅度地下降，战争经济濒临破产。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把日本这个国家弄得民穷财尽，满身疮痍，实在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人民开始私下散发反战传单，怠工事件此伏彼起，甚至有人敢于公开诅咒和怨恨天皇。日益发展的军事、政治、经济危机，使小矶国昭的内阁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1945年4月5日小矶向天皇提出正式辞呈，4月7日天皇命令海军大将铃木组阁，此刻日本是危机四伏，谁来组阁也是垂死挣扎。

日本联合舰队，在菲律宾海战中几乎全军覆灭，剩下的败兵残舰已不堪一击了，但是日本法西斯还是要负隅顽抗的。冲绳岛是守卫日本本土的最后一个重要堡垒，在美军进攻冲

绳时，海军大将丰田司令官把这支败兵残舰派到冲绳海面袭击美舰。尽管军国主义分子的海军航空兵组成了以自杀行为撞击美舰的“神风”特攻队，也使美舰受到不小的损失，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7月2日美军攻占了冲绳岛，日本本土完全暴露在盟军面前了。这一战役日本陆军伤亡11万人，平民伤亡约有20万人之多。

1945年5月8日日本的西方盟友德国宣布投降，日本何去何从，在统治者中引起了严重分歧，主和派提议请苏联出面调停，结束战争，而以东条及其同党为首的战争狂人却主张殊死战斗到底！海军的丰田军令部总长就认为：“即使日本国民厌战，我们也要打到最后一兵一卒！”这时美军加紧了对东京、横滨、大阪和神户等大城市的轰炸，日本国民惊恐万状，资源严重枯竭，运输系统几乎完全瘫痪，客观上日本的战争已无法维持。在这种形势下天皇裕仁于1945年6月22日把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及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长等“战争指导会议”六巨头召至皇宫御文库议事，请他们考虑采取一项前所未有的实现和平的行动，并“立即采取步骤去实现我的愿望”，显然天皇这时已看到“本土防御”已经无法取胜，请苏联出面调停，争取体面和平是最好的出路。然而苏联没有理睬日本的求助。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在德国柏林郊外的波茨坦举行了美、英、苏三国首脑和外长会议，会议期间通过了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该公告是以美、英、苏三国共同宣言的形式公布的。中国政府虽然没有参加讨论，但公报发表之前曾征得了中国的同意，苏联出兵东北宣布对日作

战时，也正式在公告上签了字。《波茨坦公告》敲响了日本法西斯的丧钟。公告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及充分之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显然这个公告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向日本发出的最后通牒，这对穷途末路的日本法西斯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丧钟一响就预示了日本法西斯的最后灭亡。

在中国战场，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解放区各战场，逐渐向日本帝国主义发起了总反攻。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削弱敌寇，发展我军，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的指示，解放区的军民已由局部反攻向总反攻发展，这时（1945年春季）中国解放区的正规部队已增加到 91 万人，民兵发展到 220 万人，人口近 1 亿。这支由毛泽东思想武装的队伍已成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的主要力量。

1945 年 8 月 9 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对日寇最后一战》的伟大号令，8 月 10 日延安总部发布大反攻的命令，并向日伪军发出最后通牒，限期投降，如遇反抗，就坚决歼灭之。在东北，解放区正规部队和东北抗日联军有力地配合了苏联红军作战，解放了东北全境；在华北晋察冀军区我军各部队攻下了张家口、秦皇岛、山海关等战略要地；在归绥（即呼和浩特）、太原、平汉、山东前线及华中、华南地区，八路军、新四军解放了广大土地，歼灭了大量日伪军。

与此同时，反法西斯同盟军加紧了对日作战，8 月 6 日美国 B-29 轰炸机在广岛上空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随着强烈的白色闪光发生了震耳欲聋的大爆炸，顷刻城市上空升起了巨

大的蘑菇状烟云，随即市区变为一片火海，有一多半的建筑物被毁，34 万人的城市有 7.8 万多人死亡，5.1 万多人失踪。日本统治集团内部一片恐慌。

1945 年 8 月 8 日苏联根据雅尔塔会议协定，即在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的三个月后，苏联实行对日作战。这天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亲手交给他对日宣战的通告，并当面宣布苏联从 8 月 9 日起对日本处于战争状态。第二天，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指挥下，84 个师、4 个坦克机械化军、6 个步兵旅、40 个坦克机械化旅总共 157.7 万人的苏联红军从西、北、东三个方向向日军发起全线进攻。经过 20 多天的激战，在中、朝两国人民的有力配合下，击毙日军 8 万多人，俘敌近 60 万人，打垮侵占中国东北多年的号称“皇军之花”的关东军。就在苏联宣布对日作战的当天上午，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死伤近 7 万人。

日本侵略战争的末日到了，8 月 10 日上午日本政府宣布准备接受不有损于天皇的波茨坦公告，12 日凌晨同盟国通过无线广播答复日本：“从投降时刻起，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将隶属于盟军最高司令，该司令将采取他认为贯彻投降条款应有的步骤。

“天皇必须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签署实现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所必须的投降条款；并命令日本陆、海、空三军当局及其所控制的一切力量，不论在何处，均停止行动，放下武器；以及发布最高司令为使投降条款付诸实施需要发布的命令。

“投降后，日本政府必须立即把战俘及被拘留的非军事人员运到指定的安全地点，以便迅速登上盟国的船只。

“日本政府的最终形式将根据波茨坦公告按日本人民自由表达之愿望建立。

“盟国部队将在日本驻扎到波茨坦公告中所指的目标实现为止。”

12日下午六时后日本政府收到美、英、苏、中四国的正式复照。当天晚上内大臣木户又在宫中和铃木首相恳谈，告知天皇劝首相断然接受同盟国的复照。

这时陆相阿南及其一伙法西斯分子，在东条的怂恿和支持下，企图发动政变，迫使天皇支持他们这些主战派，拒绝投降。因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没有同意他们的政变计划，而未敢实施。

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了无条件投降的诏书，至此中国人民八年抗战胜利地结束了。如何处置战犯呢？在中国的甲级战犯冈村宁次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受到了蒋介石的保护、摇身一变成了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在华北、在山东帮助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去了。1949年1月26日冈村宁茨被国民党法庭宣布无罪，而偷偷释放回日本国了。

9月2日在日本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了日本投降仪式。日本新上任的外相重光葵、陆军参谋总长梅津、海军作战部长富冈在投降书上签了字。盟国的尼米兹、徐永昌、布鲁斯·弗雷泽、杰列维扬科、托马斯·布莱梅、穆尔——戈斯格罗夫、雅加·勒克莱尔、赫尔弗里希及艾西特分

别代表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和新西兰签了字。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司令的身份签了字。签字都结束后麦克阿瑟说：“和平已在世界上恢复，祈求上帝永远保佑它。”

签字仪式后的第六天，麦克阿瑟来到东京，在各受害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开始下令逮捕首批被指控的40名战犯。东条英机是甲级战犯的第一名。1945年9月12日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鲜血的法西斯头子，在盟军逮捕他时，在他的住宅里开枪自杀了。然而他没死，因为子弹没有击中心脏，他一边小声地说：“口渴！”要水喝，一边痛苦地抽搐着。死到临头的战争罪人，仍然小声地叨咕着：“大东亚战争是正当的、正义的，我对不起我国和大东亚各国所有民族。我不愿在征服者的法庭上受审。我等待历史的公正裁决。”他仍然痛苦地抽搐着，人们对他没有同情、没有怜悯，记者们在他被抬上车前拼命地抢拍这个给亚洲和日本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法西斯头子的丑恶形象。

人们望着他那张痛苦抽搐的丑脸，不由得想起这个嗜血成性的罪人，曾几何时还是那样的嚣张。1941年12月8日，他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由侵略中国开始，这时已发展到企图征服整个亚洲。东条为战争初期的顺利欣喜若狂，然而没有多久，随着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随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壮大，随着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1945年4月29日意大利的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被枪决，4月30日法西斯元凶希特勒自杀，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也是日落西山、每况愈下。1942年6月，日本联合舰队在中途岛惨败，失去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主动权。1944年7月开始塞班岛失陷，随后硫磺岛、冲绳岛被占，由于盟军对日本本土的轰炸，使日本许多地方变成废墟，瓦砾……

在中国战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粉碎了日寇的经济封锁、军事扫荡，和解放区人民一起正由局部反攻向全面反攻发展，抗日的烈火越烧越旺……

由于侵略战争的失利，加剧了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1944年7月22日东条内阁被小矶内阁取代，东条仍在幕后施加影响，鼓动小矶把战争进行到底。直到《波茨坦公告》发表，苏联出兵东北，美国扔了原子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开始了大反攻，日本内阁在讨论如何投降时，东条仍躲在背后直接或间接地煽动陆、海军中的好战分子搞宫廷叛乱，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阻挠投降、停战，准备在日本本土上与盟军决一死战……给日本和世界人民造成更大的灾难……然而历史无情地宣告了法西斯的失败。

东条被捕后，日本的不少战犯相继自杀身亡。杉山陆军元帅开枪自杀，夫人服毒；近卫公爵服毒自杀，当时自杀的陆、海军将领就有34人，其中臭名昭著的除阿南、杉山外，还有田中静一、柴五郎、木庄繁、吉木贞一等4名陆军大将。

1946年5月由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印度和菲律宾等11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对日本以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从第一次开庭审判到宣判为止长达两

年半的时间，共开庭 818 次，审判记录 48412 页，有 419 人出庭作证，判决书就长达 1213 页，可见其罪行累累，罄竹难书了。

1948 年 11 月 4 日，对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对整个亚洲、大洋洲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们，已完全失去昔日的威风了，他们个个穿着破旧的衣服、耷拉着脑袋、惶感地等待着宣判。

代表人民意志的国际法庭宣布：判处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及武藤章绞刑；小矶国昭、平沼骐一郎、梅津美治郎、贺屋兴宣、星野直树、南次郎、佐藤贤了、冈敬德、岛田繁太郎、大岛浩、白鸟敏夫、铃木贞一、桥本欣五郎、木户幸一、坂俊六、荒木贞夫无期徒刑；东乡茂德 20 年徒刑；重光葵 7 年徒刑。在审判期间松冈洋右和永野修身病死、已中止审理，大川周明患病已“无责任能力”对他的审理也只好中止。宣判结束后，全场及至全亚洲、全世界一片欢呼，人民的罪人受到了人民的惩罚！

毛泽东同志常说反动派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也常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对派都是纸老虎”，希特勒是这样，墨索里尼是这样，东条英机也是这样。他们以害人开始，以害己告终。这是一切蠢人、一切反动派的逻辑。历史无情地宣告了法西斯的彻底失败，也还将宣布一切企图孤立、封锁、抵毁中国人民的反对派，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妄图制造两个中国的人都将走向失败和灭亡。